皇清經解

D 12
478
277

門 口 12
號 478
卷 277

昭
20
277

皇淸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六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文錢所
那物有

孟子卷第五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衞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疏）（注滕文至題篇○正義曰春秋隱公七年滕侯卒始見於經漢書地理志沛郡公邱注云故滕國周懿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師古云左氏傳云郜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文王子此志云懿王子未詳其義春秋釋例土地名云沛國公邱縣東南有滕城世族譜云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滕矣周書謚法解文之謚有六一經緯天地二道德博聞三學勤好問四慈惠愛民五愍民惠禮六錫民爵位又云施為文也乃宣公嬰齊之孫昭公毛伯之子文公繡亦謚文公名與叔繡相犯而孟子之文公又複謚文未可考也爾雅釋詁云公君也國君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之爵最尊自侯以下國人統）

（稱爲公是尊之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注〕滕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以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疏〕（滕文至孟子○正義曰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注云明當世父位爲君僖公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夏會王世子于首戴公羊傳云世子貴也猶世世子也禮記喪服小記注云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是時滕定公在位故文公稱爲世子則其之楚是君命之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余向主孟子游宋當在愼靚王三年癸卯後宋稱王故也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泗上十二諸侯者宋魯滕薛郯莒在淮泗之上國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迂而西南行三百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往也如是反也如是不憚假道於宋之勞其賢可知周氏柄中辨正云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是時楚都於郢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回遠謂非迂道固謬謂一舉足即入其境亦未明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來見葢孟子嘗以齊卿出弔於滕稔知其賢故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正義曰孟子生平之學在道性善稱堯舜故於此標之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合傳乃孟子道性善荀子則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則法後王其言云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此駁孟子道性善也又云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此譏孟子稱堯舜也爲荀氏之學者調和而文飾之云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於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於善僞即爲也乃作爲之爲非詐僞之僞孟荀生於衰周之季閔戰國之暴欲以王道救之孟子言先王荀言後王皆謂周王與孔子從周之義不異也）

按孟子之學述孔子者也孔子之學述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者也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道長幼之序於是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不能覆後臥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觀象於天俯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繫辭傳云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即所謂性善也善即靈也靈即神明也荀子云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是也人如此禽獸亦如此也荀子又云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正人性之善之證也而荀子乃以爲性惡之證焉試言之人之有男女猶禽獸之有牝牡也其先男女無別有聖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禮而民知有人倫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敎禽獸禽獸不知也禽獸不知則禽獸之性不善人知之則人之性善矣聖人何以知人性之善也以己之性推之也己之性既能覺於善則人之性亦能覺於善第無有開之者耳使己之性不善則不能覺己能覺則己之性善己與人同此性則人之性亦善故知人性之善也人之性不能自覺必待先覺者覺之故非性善無以施其敎非敎無以通其性之善敎即荀子所謂僞也爲也爲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如鳥獸則性不善者也故同此飲食男女嫁娶以別夫婦人知之禽獸不知之耕鑿以濟飢渴人知之禽獸不知之禽獸既不能自知人又不能使之知雖爲之亦不能善然人之性爲之即善非由性善而何人縱淫昏無恥而己之妻不可爲人之妻固心知之也人縱貪饕殘暴而人之食不可爲己之食固心知之也是性善也故孔子論性以不移者屬之上知下愚愚則仍有知禽獸直無知非徒愚而已矣世有伏羲不能使禽獸知有夫婦之別雖有神農不能使鳥獸知有耕稼之敎善豈由爲之哉文學技藝才巧勇力有一人能之不能人人能之惟男女飲食則人人同此心人不能孝其父亦必知子之當孝乎己不能敬其長亦必知卑賤之當敬乎己子讓食於父而代勞於兄此可由敎而能之所謂爲之者善也然荀子能令鳥讓食乎能令獸代勞乎此正率性之明證乃以爲悖性之證乎故孟子之道性善由讀書好古能貫通乎伏羲神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而後言之者也非荀子所知也羲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既人人知有三綱六紀其識日開其智日深浸而至於黃帝堯舜之世則民不患其不知轉患其太知許氏說文解字叙云庶業其繁飾僞萌生黃帝之史蒼頡初造書契是知黃帝之時民情飾僞矣於是堯舜時有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之人於是有方命圮族之人當羲農之前人苦於不知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

（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績用弗成朝士如是庶民可知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故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繫辭傳云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堯舜以變通神化治天下不執一而執兩端用中於民實爲萬世治天下之法故孔子刪書首唐虞而贊易特以通變神化詳著於堯舜孟子稱堯舜正稱其通變神化也荀子云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此正不知通變神化之道者也夫通變神化之道堯舜所以繼羲農而開萬世故稱堯舜欲天下後世法其通變神化不執一而執兩端以用中於民非徒以其揖讓都俞命羲和咨二十二人之迹也若云法後王後王無定之稱也荀子固云有治人無治法矣治人卽能通變神化之人也後王而如是則是能法堯舜者法後王仍法堯舜矣故稱堯舜卽法後王之能通變神化者若但云法後王則後王不皆能通變神化如堯舜其說爲詖矣葢孟子之稱堯舜卽孔子刪書首唐虞贊易特以通變神化歸於堯舜之意也又非荀子所知也孟子學孔子之學惟此道性善稱堯舜兩言盡之提其綱於此篇之首其後申言之可按而得也○注古紀至公也○正義曰漢書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有世本十五篇注云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此云古紀世本是也禮記檀弓邾婁考公之喪注云考或爲定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定成也隱公五年穀梁傳云考之者成之也是考與成字義皆通此考公所以爲定公也翟氏灝考異云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謚文者後世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謚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魯文公見於史記在世本乃云湣公宋康王見於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於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矣趙氏佑温故錄云滕文公爲周末第一賢君孟子深取其人故一見卽舉生平所得於聖教者教之惜其國小而偪終以不振至今廟食在滕猶與鄒國鄰竝相望誰謂賢愚千古知誰是也注據古紀世本以文公當元公宏則文公名宏然元亦文之譌耳未必既謚元又謚文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注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注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疏（夫道一而已矣○正義曰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孟子答公孫丑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

（摠射變其彀率言不因人之聖智不若堯舜文王有二道也蓋才質不齊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且有困知及勉强行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注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亦能爲之何爲畏之哉疏（注成覸勇果者也○正義曰音義云覸古莧切一音閑古莧切是瞯字說文云戴目也江淮之間謂眡曰瞯王使人瞯夫子是此字也音閑則當作覸說文云覸很視也齊景公之勇臣有成覸者廣韻云覸人名出孟子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成覸淮南子齊俗訓作成荆覸爲荆猶考工記故書顧或作牼也按淮南子齊俗訓云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注云成荆古勇士也漢書廣川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師古云成慶古之勇士事見淮南子成慶卽成荆戰國策趙策鄭同云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鮑彪注云荆成荆史記范睢傳云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集解引許愼云成荆古勇士荆慶覸古字通也趙氏以彼爲尊貴者葢指景公言卽所爲無嚴諸侯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注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覸不畏乃能有所

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疏（注欲有至子也○正義曰趙氏以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二句爲顏淵之言有爲者亦若是乃總上成覸顏淵兩言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經文是字指顏淵庶幾成覸不畏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亦不連下句近通解以有爲者亦若是爲顏淵之言謂有爲者亦如舜）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注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疏（注公明至則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爲孝乎注云公明儀曾子弟子儀學於曾子而得聞其道當時稱賢者故子張卒乞其爲志孔穎達謂是子張弟子則注無文也趙氏言師文王信周公下云言其知所法則是知法文王周公兩人）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注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尙可以行善者也疏（今滕至善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墨子非命篇云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

（乃當時通言故諸家俱言之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乎以此爲文公問辭按趙氏不以爲問辭賈氏未知何本當有誤也○注可得大五十里○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將大也趙氏以大釋將故云大五十里廣雅釋詁云方大也大五十里即方五十里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疏）（注書逸至乃洽○正義曰國語楚語云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恐余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天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賈逵唐固皆以武丁所作書爲說命韋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傅說聲按以余正四方云云不類尚書之文蓋是自公子張說武丁求傅說之意若金以下則皆命說之辭孟子滕文公篇引若藥不瞑眩明稱書曰自是說命之文矣按說命三篇今文古文皆無此云逸篇未知所屬也音義云瞑眩莫甸切下音縣又作眠眴音同周禮天官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注云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孟子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方言云凡飲藥傅藥而毒南楚之外謂之瘌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癆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瞑或謂之眩自關而西謂之毒韋昭注楚語云瞑眩頓瞀攻已急也金匱痙濕暍病脈篇白朮附子湯下云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如冒狀即頓瞀也一服再服三服都盡藥乃充滿而得此狀故喻仁當精熟德惠乃洽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視眩眠而無見兮漢書揚雄傳甘泉賦云目冥眴而亡見凡冒者眩亂目視不明憒亂亦猶是也毛詩鄭風云胡不瘳傳云瘳愈也方言云愈或謂之瘳）

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疏）（人當至虛云○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人下有主字音義云力行近仁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爲論語文之誤也）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注）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疏）（注然友世子之傅也）

（○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傳相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是世子有傳相也○注大故謂大喪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君無故玉不去身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周禮春官大宗伯國有大故注云故謂凶烖）然友之鄒問於孟子（注）孟子歸在鄒也（疏）（注孟子歸在鄒也○正義曰孟子蓋自宋歸鄒也史記正義云今鄒縣去徐州滕縣四十餘里蓋往反不過大半日故可問而後行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注）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疏）（注不亦至善也○正義曰亦重也世子本善今又問此不重見其善乎）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注）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疏）（注曾子至之也○正義曰曾子之言見論語爲政弟二乃孔子對樊遲之言故云傳孔子之言也翟氏灝考異云四書辨疑言曾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按大戴禮曾子本孝篇孝子之於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涖焉祭祀則涖之以敬曾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數語亦明出自曾子祭義樂正子春云吾聞曾子曾子聞諸夫子彼原其詳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曾子遞傳據所及聞曾字何足疑焉曾子從禮故欲世子亦如曾子之從禮云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解上故所自盡之意自盡即獨行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注）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飦饘粥也（疏）（注嘗聞師言至粥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是孟子亦述曾子之言蓋嘗聞諸師者也阮氏元校勘記云齊疏之服閩監毛三本孔本齋作齊韓本作齋按音義出齋作齊經典假借字也作齋者正字也作齋者齋之誤儀禮喪服首章云斬衰裳苴絰杖絞帶繩纓菅屨者次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三章云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云斬者何不緝也齊者何緝也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疏猶麤也按此自齊衰三年以下皆用疏衰故趙氏以齊衰釋齊疏也襄公十七年左傳云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禮記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

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注引晏嬰麤衰斬以證云言已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勉人爲高行也按斬衰不稱疏齊衰以下乃稱疏此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士既降於大夫則斬亦用疏此晏嬰用士禮所以稱麤衰斬也孟子言未學諸侯之禮則所言乃士禮其稱齊疏內原包有斬衰孟子言齊疏猶曾申言齊斬耳孔氏雜記正義云士與大夫爲父異大夫以上斬衰枕草士則疏衰枕草是也檀弓釋文云饘本作飦是飦饘字通說文食部云饘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餈又䰜部云䰞鬻也重文餰飦鍵又云鬻鍵也鬻鍵也爾雅釋言云餬饘也餬即鬻粥即鬻劉熙釋名釋飲食云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濁於糜粥粥然也蓋今俗以整米煮爲粥粉米煮爲餬古之饘即今之粥古之粥則今之餬饘爲糜飦爲粥而糜亦通稱餬粥亦通稱饘趙氏釋飦爲糜粥則粥之淸而稀者異於餬之濁而膏者是飦宜爲饘也趙注飦糜粥也汲古本作糜孔本作饜音義出饜云字亦作饜音義與糜同按說文有饜字無饜饜字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注〕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疏〕定爲至之喪○正義曰毛氏奇齡滕言云滕文公問孟子始定爲三年之喪豈戰國諸侯皆不行三年喪乎若然則齊宣欲短喪何與然且曰吾宗國魯先君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則是魯周公伯禽滕叔繡並無一行三年之喪者往讀論語子張問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張此問夫子此答其周制當必無此事可知何則子張以高宗爲創見而夫子又言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讀周書康王之誥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遽即位冕服出命令誥諸侯與三年不言絕不相同然猶曰此天子事耳後讀春秋傳晉平公初即位改服命官而通列國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喪引三年不言爲訓而滕文奉行即又曰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並非周制周公所制禮並未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繡不行悖先祖違授受歷歷有辭而世讀其書而通不察也蓋其云定三年之喪謂定三年之喪制也然則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羣然駭怪孟子去孔子之世未百年而當日之習尙如此則其泯焉廢墜豈一朝夕之故哉余嘗詳考左氏傳而知天子諸侯喪紀已廢絕於春秋時無疑也葢自周道陵遲皇綱解紐有以諸侯不奔天子之喪不會天王之葬而甘僕僕於晉楚者矣有以天子貧乏不備喪具至七年乃葬於魯求賻求金甚至景王三月而葬以天子而用大夫之禮者矣逮子朝作亂王室如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而周天子之禮遂亡列國不守侯度其後者如宋文公之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儼然用王禮而苟簡不備者如晉欒書以車一乘葬公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四翣不蹕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魯號秉禮而葬昭公於墓道之南檀弓載孟敬子之言明知食粥爲天下之達禮而居然食食其餘列國尤放肆不軌由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而諸侯之禮亦亡孔子以大聖人而不得位退與門弟子講習於杏壇之上故孺悲會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天子諸侯之禮無由釐正三傳之所記僅存什一於千百至孟子時有土之君覥焉人面以三年之喪之達禮而怪駭爲不經杞宋之無徵豈獨爲夏殷之禮歎哉○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葢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郕霍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趙氏注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亶得其旨矣毛氏奇齡經問云古者立宗法國君無宗祇以相傳之諸君爲宗故除一祖外餘皆爲宗不立小宗若天子諸侯之弟則不敢與天子諸侯爲一宗而別爲宗族使天子諸侯之嫡弟一人立爲大宗而諸兄弟之爲小宗者宗之如魯周公之弟皆宗周公而稱魯國爲宗國然人孰無父周公不敢祖王季而可立文王之廟於魯國鄭桓公不敢祖夷王而可立厲王之廟於鄭國不敢祖非不敢父也故大傳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夫別子宗子也別子所自出則宗子之父也繼宗子之父而可有百世不遷之廟則父君矣趙氏注云滕與魯皆出自文王此據春秋魯以文王名出王以文王之廟名出王廟而言此正是宗法特其稱宗聖則不可解或者周公以宗子而爲聖人當時或原有宗聖之稱亦未可知或曰宗國者同宗之稱滕可稱魯魯亦可稱滕則不然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內外無親其誰救之專以宗國指魯言宗在故也哀八年公山不狃對叔孫輒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哀十五年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皆指魯國言宗在故也宗法自天子諸侯外固以庶子宗嫡子倘皆庶則以長庶爲別子而諸庶子皆宗之倘皆

（嫡則祇以次嫡爲別子而其餘諸嫡皆宗之周公爲武王母弟之弟二人不當爲宗無如長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爲天子次管叔已辟則周公升爲次嫡卽別子矣程氏瑤田通藝錄宗法小紀云宗法載大傳及喪服小記列其節目明其指歸大宗小宗之名有遷與不遷之別又爲之通宗道之窮究立宗之始此所謂宗法也宗法者大夫士別於天子諸侯者也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矣使無宗法則支分派衍無所統諸侯將無以治其國天子將無以治其天下故宗法者爲大夫士立之以上承夫天子諸侯而治其家者也若夫太戊之稱中宗傳以爲殷家中世尊其德也武丁之稱高宗傳以爲德高可尊也皆與宗法無與至於公劉之詩雖毛氏傳以謂爲之大宗而鄭箋則曰羣臣尊之所以易傳者以國君尊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不當有大小宗之名也故毛公於板之詩亦曰王者天下之大宗而鄭氏亦易之以爲大宗王同姓之適子同姓之適子所謂繼別爲宗者也若天子諸侯則固絕其宗名矣維宗子維城鄭氏以爲王之適子蓋宗者主也卽震象傳所謂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春秋傳里克所謂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而士蔿以爲修德以固宗子者也皆非宗法之謂祭法有虞氏宗堯夏后氏宗禹殷人宗湯周人宗武王此祭上帝於明堂尊之以配食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蓋宗之言尊也凡有所尊皆可以宗孟子稱滕之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君亦謂兄）

（弟之國尊之豈得以宗法例之哉）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注〕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疏〕（注父兄百官且復言也〇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且志曰此與左傳且諺曰匪宅是卜惟鄰是卜文法正同依注疑且字下奪曰字左傳亦然〇注志記至子也〇正義曰劉熙釋名釋典藝云記紀也紀識之也周禮保章氏注云志古文識志之爲記卽記之爲識也小史屬天官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小史所掌之志記世系昭穆之事容有喪祭從先祖云云故趙氏引以爲證實不知爲何書也儀禮喪服云受以小功衰注云受猶承也故以承釋受承受則遵而從之故不改更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吾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按趙氏前說以此言父兄百官之言受是承受先祖然則句上不應加曰字加曰字則自明其爲世子答言言定爲三年之喪非我臆見吾受之於孟子孟子則聞之於師說也故下謂然友曰上更不加世子否則謂）

（然友竟似父兄百官謂然友矣趙氏不以前說爲妄故謂然稱一說蓋前說當時相傳之說一說則趙氏所折衷也）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注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以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疏（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正義曰趙氏以其字乃指他人之辭若世子自恐不當用其字直云恐不能盡於大事可矣今云恐其不能是連上句一貫乃父兄百官恐世子且不我足也連下意乃足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注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疏（注孟子至故也○正義曰以如是釋然字以用字釋以字他爲他事虛言之以起下文也論語子張篇云喪思哀爲政篇云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少儀云喪事主哀莊子漁父篇云處喪以哀爲主是喪尚哀也論語憲問篇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集解孔氏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禮記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注云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尚書大傳亦引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是君薨聽於冢宰爲孔子之言也禮記曲禮云食居人之左注云食飯屬也說文㱃部云歠㱃也重文吷歠粥不食謂但㱃粥不飯也深甚音近相通國策秦策云三國之兵深矣高誘注云深猶盛也盛甚義皆爲多呂氏春秋禁塞篇云害莫深焉高誘注云深重也惟其甚故重義亦同也哀十三年左傳云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國語吳語云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注引左傳云墨黑氣也蓋心憂痛不舒則色形於面居喪哀戚之甚故面上晦黑深重也士喪禮云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如西階下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

拜於位設明衣裳主人入即位奉尸俠於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筭主人拜賓即位踊卒塗祝取銘置於肂主人復位踊襲闔門主人揖就次三日成服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於堂南上哭丈夫即位於門外西面北上辟門是自始死以至朝夕哭皆有位所謂喪位也是時父兄百官俱在故主人即位哭則衆主人衆兄弟衆賓無不感而哭矣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注】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疏】注上之至之也○正義曰禮記緇衣篇云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注云甚者甚於君也論語顏淵篇云孔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集解孔氏曰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也釋文云尚本或作上是陸德明所見論語作草尚之風與孟子同趙氏以加解尚與孔氏同也說文人部云偃僵也淮南子說山訓云致釋駕而僵注云僵仆也趙氏以偃仆乃僨斃之義於小人向化之義不合故改訓爲伏易繫辭釋文引孟喜京房云伏服也伏地猶仆地伏爲服則從化之象也必偃以上皆孟子述孔子之言是在世子爲孟子勉世子之言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注】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注】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疏】百官族人可謂曰知○正義曰說文可部云可肯也爾雅釋言云肯可也始而云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是不肯謂之曰知也至是乃肯謂曰知必服而首肯之也○注諸侯至禮也○正義曰隱公元年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是諸侯五月而葬也儀禮喪服斬衰章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注云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舍外寢於中門之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墍所謂堊室也既夕記云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賈氏疏云北戶者以倚東壁爲廬一頭至北明北戶鄉陰至既虞之後柱楣翦屏乃西鄉開戶也按既虞之後始有楣有柱謂之堊室以其雖有梁楣而冥闇不高明故亦謂之梁闇即諒陰也其未葬之前無柱無楣但用兩木斜倚於東壁作墼堵形向西順斜倚之木以草爲屏故名倚廬高宗三

（年不言謂既葬居梁闇中故云高宗諒陰滕文五月居盧謂未葬居倚廬中在高宗三年居梁闇則未葬之七月居倚廬可知滕文既定三年之喪則未葬居倚廬其既葬亦居梁闇可知何以知之方父兄百官不可時且必使然友之鄒反復咨問至是百官族人無不感悅則孟子之言已驗世子之心益堅五月既葬豈反自怠乎或謂文公僅能五月未葬前守諒陰之制洵坐井之見耳可謂曰知趙氏增成其義云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是知謂百官族人自謂其知始時皆不欲其行三年之喪以爲不可至是首肯而謂之曰吾今乃知知猶覺也亦解也若曰吾始聞其定行三年之喪不以爲可者不解其義也今則解矣知如字平聲或讀若智非也及孟子之文微奧通神每同左傳檀弓可謂曰知曰字是矣）

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注〕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

章指言事莫大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疏〕（從善如流○正義曰昭公十三年左傳文）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注〕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疏〕（注問治至務也○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爲治也是爲國卽治國也易序卦傳云解者緩也解卽懈義爲怠惰不可緩卽不可使怠惰也何以不使怠惰故又申言之云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如下所云）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疏〕（注詩邠至休已○正義曰詩在七月弟七章毛傳云宵夜綯絞也乘升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外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於公社趙氏與之略同毛詩周南之子于歸傳云于往也鄭氏以往釋于以取茅釋茅趙氏不言往者以于之爲往易知也取茅謂之茅猶搏貉謂之貉也綯絞也爾雅釋言文李巡云綯繩之絞也方言云車紂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而東謂之緧或謂之曲綯郭氏注云綯亦繩名儀禮

（喪服傳云絞帶者繩帶也是絞卽繩綯是絞卽是繩矣易說卦傳云一索而得男馬融注云索數也毛傳陳風越以鬷邁傳云鬷數也箋云鬷總也蓋以兩股摩而交之總爲一繩以其絞之索之而成故亦名爲索爲絞猶繩爲定名而彈正之卽謂之繩爾雅釋器繩之謂之縮之是也此又綯是繩索是索此綯故云夜索以爲綯鄭云夜作絞索則以絞釋索以索釋綯其義同也以茅蓋屋用繩固之故云乘蓋爾野外之屋農至冬月可以閒暇猶督趣其取茅索綯以治屋晝夜不緩恐妨來春田事所以終歲無休已也箋以播百穀爲祈穀於公社與趙氏說異）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注〕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注〕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疏〕（注陽虎至言也○正義曰春秋定公九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九年左傳齊鮑文子曰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論語陽貨篇陽貨欲見孔子集解孔氏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家臣卽宰也專政春秋以盜書是非賢者也虎親富不親仁則重在富孟子引之則重在仁仁人不爲罔民之政則不爲富而爲仁矣不以人廢言論語衞靈公篇文鹽鐵論地廣章引楊子云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誤以陽虎爲楊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注〕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

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疏（注夏禹至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正義引白虎通云夏稱后者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此趙氏所本也皇侃論語義疏謂夏以揖讓受禪爲君故褒之稱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以稱人爲貶非趙氏義矣○注民耕至一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孟子乃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田之制一井之地畫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經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錢氏塘溉堂考古錄三代田制考云三代田制曷以異曰無異也無異則孟子何以言五十畝七十與百畝曰名異而實不異非不欲異其制固不能異也其不能異奈何曰井田始於黃帝洪水之後禹修而復之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也溝洫既定不可復變殷周遵而用之耳考工記匠人爲溝洫始於廣尺深尺之畎田首倍之爲遂爲井間之溝倍其溝爲成間之洫倍其洫爲同間之澮賈公彥繪一成之圖謂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然則見畎知畝見遂知夫見溝知井見洫知成見澮知同也一同之田川與澮爲方一成之田洫與溝爲方一井之田溝與遂爲方一夫之田遂與畎爲方畎伐也不爲夫田限故夫三爲屋遂與溝遇也至溝與洫遇則爲通矣洫與澮遇則爲終矣屋首三分夫之一通者十分成之一終者十分同之一皆不爲方水道有縱橫故也禹自言濬畎澮距川明畎澮縱而川則橫周制本乎夏制矣使周異於殷殷異於夏必盡更夏后氏之制更其畎遂固易也溝洫則難矣川澮抑又難矣我因川澮溝洫之不能更而知周用夏制也我因周用夏制而知殷與周之未嘗各異也然則畝數之不同何歟曰所謂異其名也其名何以異曰以度法之各異也蔡邕謂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夫殷之尺非遂得夏之九寸也蓋九夏則不足周之尺非止得夏之八寸也蓋八寸而有餘何則夏之百分殷以爲百一十二分周以爲百二十分通其率則五十之爲五十六與六十也而夫田之廣長與其步法俱得矣

是故同此一夫之田夏以廣十尺長五百尺爲畝殷以廣八尺長[illegible]百六十尺爲畝周以廣六尺長六百尺爲畝如其畝法而五十七十與百畝之數立矣步則夏以五尺殷以五尺六寸周以六尺一畝同長百步而夏廣二步殷廣一步五十六分步之二十四周廣一步推之一里則廣長皆三百步其積皆九萬步也夫如是則自遂以上殷周皆不必更而獨更其畎豈不甚易也哉夫三代步法與其夫田之廣長皆與率數相應故夫有異畝畝無異步是之謂名異而實同少康有田一成即考工之十里其明證也曰井與夫皆方畝何以不方曰畝之水注於遂遂在田首故不能方猶溝之水注於洫洫在通首亦不能方即詩所謂南東其畝而韓嬰謂之長一步廣一步者也南畝之長即東畝之廣分言之則皆一步而或者疑之則畝必廣長皆十步邪曷爲晉欲令齊盡東其畝也孟子又謂皆什一柰何曰此殷周侯國之制也康成所謂公田不稅夫故其名曰助與徹夏則稅夫無公田而名爲貢貢爲什一助與徹爲九一九一之與什一盈朒異名耳故曰皆什一禹貢賦有九等果什一歟曰禹以九州爲等非一井也烏得言非什一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內外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耡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从耒助聲周禮曰以興耡利萌今孟子作助周禮注引作莇耡即以耤釋之耤稅者借民力以食稅也遂人注云鄭大夫讀耡爲藉杜子春讀耡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按鄭意耡者合耦相助以歲時合耦於耡謂於里宰治處合耦因謂里宰治處爲耡也許意以周禮證七十而耡謂其意同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大雅韓奕篇實畝實藉鄭箋云藉稅也宣十六年左傳穀出不過藉杜預注云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注云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說文殷人七十而耡耡耤稅也耡字亦作莇又作助助與藉古同聲孟子公孫丑篇

耕者助而不稅卽藉而不稅也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趙氏注云云鄭氏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莇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也按趙氏注徹彼桑土釋徹爲取此注同之孝經正義引劉熙孟子注云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亦以徹爲取與鄭氏義異姚氏文田求是齋自訂稿云徹之名義嘗屢求其說而不得因考公劉崧高兩詩毛傳皆訓徹爲治鄭氏公劉箋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又於匠人注云周之畿內稅有輕重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趙氏孟子注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徹猶人徹取物也賈氏匠人疏引之孔氏公劉疏亦云徹取此隰原人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是又以徹爲取以他處徹俎徹樂之類證之皆是收取之義孟子亦言徹者徹也不煩更增一解似徹取之義尤爲了當然其制度何若終不能明惟周官司稼云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知徹無常額惟視年之凶豐此其與貢異處助法正是八家合作而上收其公田之入無煩更出斂法然其弊必有如何休所云不盡力於公田者故周直以公田分授八夫至斂時則巡野觀稼合百一十畝通計之而取其什一其法亦不異於助故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然民自無公私緩急之異此其與助異處至魯宣公因其舊法而倍收之是爲什而稅二矣謂之徹者直是通盤核算猶徹上徹下之謂並非通融之義於此求之則徹法亦可想見故孟子既分釋徹助之義而又據大田之詩以證其與助同法先儒以貢助兼用爲詞殆未然矣倪氏思寬讀書記云徹者徹也二句承上文言之不及貢法者有龍子云云在也商助周徹乃先說徹後說助者孟子意在行助徹爲賓助爲主謂徹之爲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爲藉其法尤美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注〕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疏〕（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舊趙注本校字從手作挍與下學校字不同釋文云挍戶教反从木若从手是比挍字今人多亂之五經文字云校音敎又音效皆從木字鑑云校字元有二音借爲比挍字明末避諱校省作挍汲古閣注疏本此校與下學校俱作挍○注龍子古賢人也○正義曰列子仲尼篇有龍叔謂文摯云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或其

人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與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注）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尙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疏）（注樂歲至之也○正義曰鶡冠子學問篇云所謂樂者無菑若也年豐無菑故稱樂歲淮南子覽冥訓云孟嘗君爲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高誘注云狼戾猶交橫也廣雅釋詁云狠盭也盭卽戾狠戾一聲之轉國策燕策云趙王狠戾無親漢書嚴助傳很戾不仁以其遺棄不甚愛恤故爲不仁無親之名而涕之零落於地與粟之地棄於地其名不同而義實相引也告子篇狼疾趙氏亦以狼藉釋之漢書燕刺王旦傳云首籍籍今亡居注云籍籍縱橫貌縱橫猶交橫故很戾猶狼籍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俗語謂米一顆爲一粒孟子樂歲粒米狼戾趙注云粒米粟米之粒也皐陶謨烝民乃粒周頌立我烝民鄭箋立當作粒詩書之粒皆王制所謂粒食按粒米狼戾言米之粒不愛恤而縱橫於地也因豐年饒多故不愛恤而棄捐之也鹽鐵論未通篇云樂歲粒米粱糲而寡取之此卽本之孟子粱糲卽很戾之同聲張之象注本依孟子改作狠戾不知古人聲音通借之例也周書金縢遘厲虐疾某氏傳云虐暴也高誘淮南子注訓虐爲害說文訓虐爲殘殘害亦暴也周禮地官司關國凶札鄭司農注云凶謂凶年饑荒也孟子亦言凶年飢歲是凶年卽飢歲也禮記月令季夏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孔氏正義云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是糞其田卽是治其田故云糞治其田說文皿部云盈滿器也取盈是取其稅而滿其常數如器定受若干如其量以盈之也從歲飢穰以爲多少則助是矣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均是田也糞之則收自倍然未有不費而食利者也羊麋犬豕之骨汁所以爲糞種之具若孰非待粟而易之歲凶則粟不足食幸而足食亦無餘粟以易其所無於是來歲所以糞其田者無以爲資矣又凶之甚者其所穫不足以償今歲糞田之費矣遑供稅乎且來歲之田糞旣不足則土疆不美雖自天降康亦將不逮其平歲之穫故一歲遇凶厪三歲而後其力可復此稼穡之艱難有國所當知也）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

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注〉盻盻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疏〉（注盻盻至母也○正義曰音義云盻說文五禮切亦四莧切丁作肹肹然許乙切阮氏元校勘記云盻字見說文云恨視貌但趙注以勤苦不休息爲訓趙作肹不作盻也說文肹響布也肸振也肹肸古通用肹肹猶肩肩方言云肩肩不安也動作也爾雅釋詁文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國四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稱責謂貸子賈氏疏云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爯幷舉也从爪冓省冓爲二爪者手也一手舉二故曰幷舉趙注孟子稱貸曰稱舉也凡手舉字當作爯凡偁揚當作偁凡詮衡當作稱今字通用稱禮記郊特牲云食養陰氣也淮南子說山訓云幸善食之而勿苦高誘注云食養也養其父母卽食其父母貸借也周禮地官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元謂以國服爲之息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禮記月令注云火出而畢賦此言

（賦冰此公賦當畢謂公家之稅當完納也稅盡賦猶冰盡賦矣當盡賦則不敢虧缺無如用之所出不足故假借於人而舉債焉子卽息也史記貨殖傳云子貸金千貫又云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蓋每歲萬息二千此常息也至窘急時則利息必加倍於常如無鹽氏之利所以什之矣萬息二千二其子也什之則貸萬息亦萬爲倍故云子倍益之言加也卽上取盈之義因畢賦不足又稱貸於子錢家以益滿此不足之數而所貸子錢乃倍於所不足之數由此積累至使父母妻子飢寒而死矣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胡朏明曰龍子言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惟無公田耳其取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人科定此五畝若出穀若干斗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與曰龍子蓋有爲言之也夏氏僎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蓋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

（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義理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注〕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疏〕（注古者至義也○正義曰隱公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之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趙氏本此爲說也詳見梁惠王下篇阮氏元校勘記云其子雖未任居官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孔本考文古本任作士音義出未任音壬作任是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注〕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疏〕（注詩小至助也○正義曰詩在小雅大田第三章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先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趙氏言太平時本上興雨祈祈言也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孟子言三代田制莫善於助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成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惟趙岐孟子注云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夫九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宣公於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充宗之說良不誣也徹本無公田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辭費徹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者商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在私田中夏小正云三農服於公田公田之稱可施於貢獨不可施於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家

爲九夫此則在釣臺嘗言之矣葢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於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眞通人之論也鍾氏懷菽庄考古錄云孟子論井田之制以夏爲貢殷爲助周爲徹顯分其制及引大田之詩又謂雖周亦助可知助徹乃通名也夏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亦是什一獨不得通助徹之名者葢因諸侯去籍孟子未由考之耳夏小正正月農及雪澤初服于公田傳云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可知公田之制自夏已然公劉雖由夏居戎亦循有邰之舊而不改也然則貢卽助卽徹皆不離乎什一而稅誤以公劉徹什一之稅可乎大抵周家一切典禮多夏殷之制特其斟酌損益少有不同耳阮氏元校勘記云猶殷人助者宋本孔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韓本猶作惟按猶當獨字之誤（閩本改爲惟非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注）以學習禮敎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注）養者養耆老敎者敎以禮樂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敘謂常事所敘也（疏）

庠者至倫也○正義曰史記儒林傳公孫宏乃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敎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則作殷曰庠周曰序說文與漢書同未知孰是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陳氏禮書曰孟子論井地而及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葢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於庠門之外鄉簡不帥教者老皆朝於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於州序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於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周禮遂官各降鄉官一等則遂之學亦降鄉一等矣降鄉一等而謂之州長其爵與遂大夫同則遂之學其名與州序同可也小戴本雜記之書陳氏能將儀禮周官左氏及孟子融會於一無少抵牾眞經術之文也周氏柄中辨正云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曰庠夏曰序爲國學之稱考之周禮則州黨之學皆曰序而庠校不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庾氏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孟子不合讀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他說汨亂之安溪李文貞公云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葢

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於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爲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偏此自古及今其制浸廣也黨近於民故主於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於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賓於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浸備也文貞此說最善蓋黨統於州州統於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始大備俗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遞變其名不可通矣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孟子滕文公篇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廣雅卷四云校教也卷五云序射也皆本孟子引之云說文庠禮官養老也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鄭注云庠之言養也趙岐注孟子云養者養老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意也養國老於上庠謂在庠中養老非謂庠以養老名也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謂在序中習射非謂序以習射名也王制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而庠之義獨取於養老何也文王世子適東序養老而序之義獨取於習射何也庠序學校皆爲教學而設養老習射偶一行之不得專命名之義庠訓爲養序訓爲射皆是教導之名初無別異也文王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鄭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養成之保氏職云掌養國子以道此庠訓養之說也射繹古字通爾雅云繹陳也周語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則射者陳列而宣示之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此序訓爲射之說也養射皆教也教之爲父子教之爲君臣教之爲長幼故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因本事以立訓豈嘗別指一事以名之哉○注養者至敘也○正義曰趙氏以養爲養耆老卽本王制養國老於上庠說文亦以庠爲禮官養老也鄭風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其三章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云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趙氏本此故以教禮樂言之其實不僅教以禮樂故鄭箋云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正道藝道藝則不止禮樂也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周禮作序今文豫爲序序卽榭榭射聲通是榭因鄉射而立名鄉射禮云三耦俟於堂東注云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又云兼挾乘矢又云三耦皆執弓搢三而挾一个注云乘矢四矢也白虎通鄉射篇云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是所云達物導氣之義也學謂大學也庠序校皆鄉學在郊禮記王制云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

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由鄉下移於郊遂皆鄉學也又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此學即大學在城中王宮之左者也三代同名爲學無異名也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又云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又有成均東序瞽宗上庠等名者蓋統名爲學而分爲四其東爲東序也其西爲瞽宗瞽宗即西學故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有道德者於瞽宗也其北爲上庠秋學禮在瞽宗爲西學則冬學書在上庠爲北學矣東序瞽宗上庠分列東西北三方則成均爲南學青陽總章元堂統其名於明堂則東序瞽宗上庠統其名於成均故大司樂分言之則云東序瞽宗統言之則言掌成均之法也雖分有四名而實統謂之學祭義云天子設四學大戴記云帝入東學帝入南學帝入西學帝入北學但仍舊謂之學也吳氏鼎易堂問目云今考定五學東學周名東膠又名東序本夏學總名西學周名瞽宗又名右學本殷學總名北學周名上庠本虞學總名南學周名成均舊說五帝學名蓋陶唐以前學之總名大學周名辟雍魯兼四代之學序在東瞽宗在西米廩在北頖宮在南文王世子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則諸侯國學疑皆同此制鄭氏注禮記曲禮樂記皆以倫爲類高誘注呂氏春秋達鬱淮南子說林等篇皆以類爲事趙氏注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也亦云類事也此以倫爲事即以倫爲類也洪範周書篇名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王肅注云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漢書五行志引洪範此文應劭注云陰覆騭升相助協和倫理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敘也禮記樂記云理之不可易者也注云理猶事也倫之爲事即倫之爲理與應劭王肅義同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云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倫而已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按趙氏引洪範彝倫以證孟子之人倫謂其常事有敘則正以孟子此言人倫即洪範之彝倫蓋國學鄉學爲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由此出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雖申之以孝弟之義而一切人事常理無不講明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

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注）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注）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疏）注詩大至國也○正義曰三本惟作維閻氏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云春秋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左氏例則未葬稱子既葬稱君不待踰年始稱君此二傳之同異也及以孟子證則又有異君存稱世子滕文公爲世子是君薨亦稱世子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是未葬稱子不獨既葬爲然至於子之身而反之是若孟子所稱子力行之則在既葬之後但未踰年耳何以驗之滕文公既定爲三年之喪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則亦無禮聘賢人之事可知惟至葬後始以禮聘孟子至滕而問國事焉故孟子猶稱之爲子直至踰年改元然後兩稱爲君曰君如彼何哉曰君請擇於斯二者然則孟子於滕行蹤歲月亦略可覩矣按禮記坊記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注云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孟子未臣於齊恐其稱君在終喪之後未必既葬即聘賢人蓋滕文行三年之喪喪將終乃聘孟子孟子至未幾即終喪故此仍在三年之內則稱子既三年喪畢則稱君也

使畢戰問井地（注）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疏）注畢戰至明也○正義曰畢戰爲文公所使知爲滕臣也考工記匠人注引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云云文公又問井田賈氏疏云彼是文公使畢戰問今以爲文公問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爲文公問也鄭氏以井田代井地是井地即井田也毛氏奇齡經問云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豈戰國時無井地與曰據春秋有井衍沃之文則晉亦尚作井地但惟坦衍而沃膏者間一行之他無是也若戰國則未必有矣史記秦孝公四十一年爲田開阡陌正在戰國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則此時方改阡陌廢井田之際雖間或有是亦將毀棄況未必有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注）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

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爲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疏注子畢至處也○正義曰畢戰來問此云子之君君指文公則子指畢戰也周禮地官司市以次敘分地而經市注云經界也趙氏以此經界卽各國之疆界封建與井田相表裏故先不相侵奪而井田乃可鈞也阮氏元挍勘記云井地不鈞石經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鈞作均按均鈞古字通也穀祿也爾雅釋言文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注云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是以穀釋祿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注云祿之言穀也詩小雅蔌蔌方有穀箋亦云穀祿也祿奉以穀故穀卽祿矣小司徒地官職也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注云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姦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鄭氏以小司徒所經卽井田之界（經土地之經爲經始靈臺之經謂小司徒經度之與趙氏說異）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旣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注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輔以爲差故可坐而定也疏注暴君至定也○正義曰周禮地官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邦國爲公侯伯子男附庸各有界矣都鄙爲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亦各有界矣蓋建邦國造都鄙必審井田之形勢以爲之界各滿其爲通爲成爲終爲同爲封爲畿以界之邦國都鄙之界視井田之界而定則井田之在各國各采邑者乃均自諸侯之殘虐者侵奪鄰國而邦國之界不正自卿大夫之貪汙者侵占鄰邑而采地之界不正於是爲成爲通爲井者將不能滿其數合其度而亦不均矣惟外而邦國之大界正內而都鄙采邑之小界正而井田乃正以之分授於夫以之制諸臣之祿皆可定也此趙氏以正經界爲勿侵鄰國之義也荀子性惡篇云所見者汙慢淫邪貪利之行也列女傳貞順篇云且夫棄義從欲者汙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汙之人王何以爲哉是汙卽

貪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慢漫也漫漫心無所限忌也心輕慢之不以先王所定爲制在邦國必相侵陵卽所云侵鄰國也在都鄙則長爭訟如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犨與長魚矯爭田是也前但言侵鄰國此兼言之也盧謂二畝半在田井謂一夫百畝也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爲等差者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是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注）褊小謂五十里也爲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爲善政也（疏）注爲有也○正義曰梁惠王篇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說苑引作善推其所有而已詩大雅婦有長舌大戴記本命注作婦爲長舌是有爲二字古通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注）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爲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疏）注九一至之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古者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注云夫饑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皐陶制法不能使彊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蓋百畝爲一頃九頃者九百畝也郊野在郊外自百里至五百里通都鄙言之也地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又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是園廛在國中故以此國中爲園廛二十有一也而與汝通故亦與如通詩小雅垂帶而厲箋云而如也是也鄭康成箋毛詩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以自爲從趙氏以當時郊野之稅不止什一孟子欲其什一而藉如殷人之行助其國中園廛之稅本二十取一當時則什取一是爲行重賦民不能什一而以什一誅求之故云責之什一也野宜什一則不止什一國中不宜什一乃重賦而責其什一是國中什一也非郊野什一也國中不可什一而什一孟子則欲其仍從舊賦二十取一故云寬之也趙氏義如此程氏瑤田通藝錄周官畿內經地考云王畿千里自王城居中視之四面皆五百里五十里爲近郊

百里爲遠郊二百里爲甸地三百里爲稍地四百里爲縣地五百里爲畺地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凡萬二千五百家如此者六綜計之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也六鄉之地在郊遂人掌邦之野造都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六遂亦受地者凡七萬五千家數如六鄉但異其名耳其地在甸六遂之授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其治溝洫以制地也亦遂人掌之其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此六遂之田制也而六鄉田制不見於經經獨見鄉之軍法故鄭氏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遂之軍法如六鄉六鄉軍法在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出於鄉家一人也六鄉六軍夏官大司馬之職所謂王六軍也此郊甸經地之法在二百里內者也其外則稍地縣地畺地謂之都鄙都鄙者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其界曰都而鄙則其所居者也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其造都鄙也則小司徒經之其職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氏注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據此是鄭氏以都鄙授井田爲不易一易再易之地與經所謂以室數制之者無異義矣乃其注載師職之任地則又以易不易之田歸之六鄉以上中下有萊之田歸之甸稍縣都且云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爲善言近六遂之民奇受廛上地有萊爲所以饒遠也不但與經相戾卽與其自注亦不相蒙豈謂遂人所掌之野得包甸稍縣都授以有萊之地爲從其類而易不易之田在大司徒司徒主六鄉因以所制田授之與井田溝洫之制在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氏所謂井牧之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者是也此都鄙經地之法也載師職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按六鄉之田在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鄉之餘地也六遂之田在甸公邑則六遂之餘地也家邑之田

在稍小都之田在縣大都之田在畺稍縣畺皆有餘地亦謂之公邑今於甸言餘地於稍縣畺言其正田既互相足亦以鄉遂形體詳司徒遂人職中不煩復言其正田也家邑方二十五里凡四甸大夫之采地也小都方五十里凡四縣卿之采地也大都方百里凡四都公之采地也王母弟王之庶子與公同食百里地於畺王子弟稍疏者與卿同食五十里地於縣其又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地於稍其入稅於王也皆四之一四甸人一甸四縣入一縣四都入一都四都者一同之地故曰大都四縣者一都之地故曰小都四甸者一縣之地故曰家邑王氏鳴盛周禮軍賦說云鄭康成以遂人所言爲溝洫之法卽夏之貢法鄉遂公邑用之匠人所言爲井田之法卽殷之助法都鄙用之其溝洫與井田之異則正義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九澮而川周其外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一溝澮稠多一溝澮稀少其異一匠人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略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匠人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其異二遂人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是人造之匠人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逆宜爲自然大川非人所造其異三溝洫之法祇就夫稅之十一而貢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其異四倪氏思寬讀書記云鄭氏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竊嘗據鄭旨核分數八家九百畝而公田百畝通公私之率無異家別一百一十二畝半於一百一十二畝半抽其一十二畝半則於九分之中而稅其一分正合九一之旨其數甚明不待持籌而知也馬端臨謂遂人之十夫特姑舉成數言之不必拘以十數此言殊謬十夫有溝明係古人成法蓋國中行鄉遂之法皆五五相連屬而五倍之則十也如五家爲比二比則十夫五家爲鄰二鄰則十夫十夫有溝當起義於此豈得謂姑舉成數言之至謂行貢之地無問高原下隰截長補短所爲溝洫者不過隨地高下而爲之蓄洩異日井田之溝洫有一定之尺寸此言也適足以啟慢其經界之弊矣古人於高原下隰別有通融之法如楚蔿掩所書者既言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則經界森列有條不紊庸詎得如馬說也其實皆什一也聖賢立言文無虛設假令貢助果皆什一則其實一語爲贅文矣唯立法九一什一不同而論其實則於中正之準初無不合鄭注載師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則是國中什一而役多野九一而役少會而通之總皆什一其理易明孟子特立此文以明助法九一之善若鄭氏又謂孟子言其實皆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則經文九一什一文聯義對鄭說雖巧而近於

（鑿不得從之按趙氏以國中爲城中野爲鄉遂都鄙通稱則九一之制自國門外皆然依鄭氏則以國中當鄉遂用貢野當都鄙用助乃鄭氏又以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旣以都鄙井田異於鄉遂遂人注又謂野爲甸稍縣都甸是六遂則遂亦通爲野與都鄙異於鄉遂之說異蓋又以郊內六鄉爲國中遂以外皆野矣一人之說已參差不一其與趙氏之異又何若矣備載之以俟考）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注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共祭祀圭絜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絜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今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疏（注古者至十畝○正義曰周禮地官載師以士田任近郊之地注云鄭司農云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元謂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田旣是仕田則卿以下通大夫士而言卽載師之士田也毛詩小雅天保篇吉蠲爲饎傳云蠲絜也秋官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注云蠲讀爲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儀禮士虞禮記云圭爲而哀薦之饗注亦云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必蠲絜高誘注云蠲讀曰圭是圭之義爲絜也禮記王制云夫圭田無征注云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孔氏正義云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士以潔白而升則與以圭田使供祭祀若以不潔白而黜則收其田里故士無田則不祭有田以表其潔無田以罰其不潔也說文田部云畦田五十畝曰畦从田圭聲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畦畱夷與揭車王逸注五十畝曰畦蜀都賦劉注云楚辭倚沼畦瀛王逸云瀛澤中也班固以爲畦田五十畝也孟子曰圭田五十畝然則畦从圭田會意兼形聲與孫氏蘭輿地隅說云孟子圭田或以圭訓潔非也九章方田有圭田求廣從法有直田截圭田法有圭田截小截大法凡零星不成

井之田一以圭法量之圭者合二句股之形井田之外有圭田明係零星不井者也此上二說與趙氏異按鄭司農以士田爲士大夫之子所耕荀子王制篇云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然則士大夫之子孫其不能嗣爲士大夫者卽授之田正與餘夫一例若然則圭田不以潔取義正指不能成井者而言不能成井則以五十畝爲一畦畦之數又卽由圭形而稱焉者也史記貨殖傳云千畦薑韭集解引徐廣云一畦二十五畝文選注引劉熙注病於夏畦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以五十畝爲大畦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亦卽蒙上圭田而言○注餘夫至等也○正義曰宣公十五年公羊傳注云多於五口名曰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此趙氏義也多於五口則不拘何人故趙氏兼言老少也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云如比則如一夫百畝之例與孟子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不同地官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注云萊休不耕者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後鄭此處不注而注於載師云餘夫在遂地之中如比則士工商以事人在官而餘夫以力出耕公邑賈氏疏云六鄉七萬五千家以七夫爲計餘子弟多三十壯有室其合受地亦與正夫同孟子云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彼餘夫與正夫不同若彼餘夫是二十九已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畝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士與工商之家丈夫成人受田各受一夫則云半農夫若是也其家內無丈夫其餘家口不得如成人故五口乃當農夫一人百里內無置六鄉以九等受地皆以一夫爲計其地則盡至於餘夫無地可受則六鄉餘夫等並出耕在遂地之中百里之外其六遂之餘夫並亦在遂地之中受田矣如是則遂人之餘夫不同於孟子之餘夫乃趙氏引周禮遂人餘夫以證孟子則是以遂人所云餘夫亦如之卽此餘夫二十五畝之餘夫也彼注者因上言夫一廛田百晦下言餘夫亦如之故以爲一此三十授田之餘夫所授亦如一夫之百畝趙氏解遂人謂一夫所受田萊多少有上中下餘夫亦如上中下之等非亦如百畝也陳詳道禮書云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畝然其子弟之眾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此載芟詩所謂侯彊周禮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又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上地田二十五晦萊半之中

（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畝之田如正農夫也此得趙氏義矣〇注王制至道也〇正義曰趙氏佑温故錄云王制夫圭田無征注云依鄭注則王制夫字直下讀而夫之訓治既少證佐依趙注則以夫爲餘夫當讀夫字斷與圭田爲二事而餘夫獨省去餘字以何明之或讀夫音扶則本文上承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皆以次銜接不應別用助辭今按周禮每言夫受田征稅皆必計夫爲率故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考工記匠人注以載師職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近輕遠重耳下即引孟子此章文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則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也則此圭田在畿內當稅夫而謂無征正言圭田不稅夫倒夫字於句上也蓋井田計夫畝百爲夫圭田半之不合計夫故不稅夫以優恤卿士之子孫使得專力於祭祀也是王制原可作夫字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訓治更無餘夫在內餘夫二十五畝又半於圭田其人老弱或當亦不計夫）

死徙無出鄉注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爲功也疏（注死謂至功也〇正義曰荀子禮論云死人之終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此但云死則送死也送死惟葬則有出鄉不出鄉之別故云葬死也周書大聚解云墳墓相連民乃有親是也阮氏元挍勘記云謂受土易居也肥磽也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受作爰上也字作平作爰作平是爰土即國語之轅田賈侍中云轅易也爲易田之法左傳一作爰田食貨志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公羊傳注云三年一換土易居然則爰者換也平肥磽者謂一易之地家百畝再易之地家二百畝三易之地家三百畝無偏枯不均也按晉於是作爰田見僖公十五年左傳孔疏引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易亦換也古爰音與換近故畔換即畔援也說文走部云趄田易居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大鄭云不易之地歲種之美故家百畮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畮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注萊謂休不耕者公羊何注云司空謹別田之高下美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主易居財均力平漢書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

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地理志云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張晏云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割列田地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孟康云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也按何云換主易居班云更耕自爰其處趙云爰土易居許云趄田易居爰轅趄換四字音義同也古者每歲易其所耕則田廬皆易云三年者三年而上中下田徧焉三年後一年仍耕上田故曰自爰其處孟康說古制易居爲爰田商鞅自在其田不復易居爲轅田名同實異孟說是也依孟則商鞅田分上中下而少多之得上田者百畝得中田者二百畝得下田者三百畝不令得田者彼此相易其得中田二百畝者每年耕百畝二年而徧得下田三百畝者亦每年耕百畝三年而徧故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周禮之制得三等田者彼此相易今年耕上田百畝明年耕中田二百畝之百畝又明年耕下田三百畝之百畝又明年仍耕上田之百畝如是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故曰三歲更耕自爰其處與商鞅法雖異而而同也鞅之害民在開阡陌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注〕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敎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疏〕注同鄉至和也○正義曰說文𨛜部云鄉國離邑民所封也嗇夫別治从𨛜皀聲封圻之內六鄉六鄉治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離邑如言離宮別館國與邑名可互稱析言之則國大邑小一國中離析爲若干邑封猶域也所封謂民域其中所鄉謂歸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鄉向也眾所向也以同音爲訓也嗇夫別治言漢制六鄉六卿治之謂周禮按此分別鄉之名甚析畿內六鄉別乎六遂都鄙而言此鄉之專名也凡民所向往國之別邑皆謂之鄉此鄉之通名也逸周書大聚解云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恤資喪比服合閭立敎以威爲長合族同親以敬爲長飲食相約興彈相庸耦耕曰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孟子此文略同同鄉之田卽同國同邑之謂非專指六鄉也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此本孟子而衍之

共井之人即此八家為鄰之謂也呂氏春秋辯士篇云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廣雅釋地云營耕也爾雅釋詁云勞勤也各相營勞謂各耕治其田而各盡其勤苦也周禮天官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注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引孟子此文趙氏以耦釋友故引大宰職證之說文又部云同志為友淮南子時則訓云令農計耦耕事高誘注云耦合也農夫同志合耕亦是友也廣雅釋詁云望候覗也覗同伺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伺候也察也伺亦通作司秋官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注云司察也是也故趙氏解守望相助云助察姦惡以察釋望也楚辭招魂云天地四方多賊姦些淮南子氾論訓姦符節高誘注云姦私亦盜也是姦指盜賊而言守者防備所已知望者伺察所未形守之義易明故略之專言察伺察之又戒備之言察而守在矣鬼谷子捭闔篇云是故望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守司即守望上兼言守司而以審察自解之則審察即司亦兼明守矣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以救字代扶持方言云扶護也護亦救也荀子榮辱篇云以相羣居以相持養注云持養保養也扶持二字義同人有疾病則羸弱困急保養之即救護之矣凡此皆由有以教化之本食貨志言之志言民是以和睦是睦即和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疏〕注方一至伍者也○正義曰方者開方也方一里謂縱橫皆一里畫為九則積九百畝者其方三百畝也其形如井字故為一井也或云方是法不是形古九數一曰方田若其田本方安用算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善走即廣野平疇其脈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高斷無百十里直如繩平如砥者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為例耳阮氏元挍勘記云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無井字一作二無井字非也穀梁傳云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取焉一作二是也此二畝半合城保二畝半是為五畝之宅徹法九夫為井則每家受田一頃一十二畝半稅其一十二畝半是九分取一也無所為公私也助法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則每以二畝半為廬井宅園圃餘八十畝八家同養是八百八十畝稅其八十畝名為九一實乃

（什一分之一也此助法所以善也惟是公私之田既分而先後之期乃定也野人謂都鄙之人國語齊語云罷士無伍注云無行曰罷無伍無與爲伍也然則士伍猶云士列也卽謂食祿之君子公田君子所食先之私田野人所食後之是別野人於君子也又地官小司徒九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尚書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孔氏正義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自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爲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爲正遂爲副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爲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然則軍伍屬鄉郊毛詩小雅采芑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箋云士軍士也荀子王制篇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注云士卒伍也則士伍指鄉遂之人鄉遂什一自賦無公田私田之分則無先公後私之法是別都鄙之人於鄉遂之人也二者未知孰是校勘記云韓本考文古本伍作位）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注〕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其勠力撫循之也〔疏〕（注略要至如是○正義曰淮南子本經訓云其言略而循理高誘注云略約要也約之義爲要略約音近義通也○注加至循之也○正義曰風俗通山澤篇云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井田大要如是此法也若無慈惠之心行之則法雖立而民仍不被其澤荀子富國篇云垂事養民拊循之唲嘔之注云拊與撫同撫循慰悅之也無井田之法而徒撫循唲嘔之則爲小惠井田之法立而無撫循慈惠之意則法亦槁餧而無光澤所謂有治人無治法也注而加慈惠潤澤之孔本無而字）

章指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學校勸禮義勑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疏〕（知采人之善○正義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春秋采善貶惡又禮書云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韓本無善之至也四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六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七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注）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之稱（疏）（注神農至之稱○正義曰以神農氏爲三皇者白虎通號篇云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按易繫辭傳首稱伏羲次神農次黃帝堯舜並稱淮南子以伏羲神農爲泰古二皇是也女媧祝融孔子所未言何足以配羲農哉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顏師古云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商子畫策篇云神農之世公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神農之敎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神農之敎即所謂神農之言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尸）

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之與昏也北堂書鈔帝王部引尸子云神農氏並耕而食以勸農也尸佼魯人其書屬雜家商鞅師之其言並耕而治與許行同許行之學蓋出於尸佼呂氏春秋審時篇夫稼為之者人也高誘注云為治也禮記大學篇道學也注云道言也是為神農之言即治神農之道也古之人民食鳥獸蠃蛖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故神農因天時分地利制耒耜教民播種五穀久而耒耨之利民皆粒食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通變神化定尊卑辨上下為萬世法故孟子言必稱堯舜尸商之徒仍託神農之言以惑天下許行從而衍之猶墨者之於翟耳國策齊策軍重踵高宛高誘注云踵至也毛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是廛即居也氓與甿同周禮地官遂人凡治野以下劑治甿云云注云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知貌也賈氏疏云大司徒小司徒主六鄉皆云民不言甿此變民言甿直是異內外而已然則鄉遂稱民都鄙稱甿甿屬都鄙故為野人國策秦策云而不憂民氓淮南子脩務訓云以寬民氓高誘注皆云野民曰氓史記三王世家索隱出邊甿云三蒼云邊人云甿邊人亦即都鄙之民也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注）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疏）注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功名篇云故民無常處高誘注云處居也文公與之處即文公與之居故以居解處毛詩羔裘箋云舍猶處也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荀子王制篇云定廛宅趙氏既以居釋宅仍以其意未明故又以舍之宅申明之謂與之居處者止舍之以廛宅也○注捆猶至叩之也○正義曰音義出捆屨云丁音閫案許叔重曰捆織也埤倉曰捆敂也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裍音同又出叩椓云丁音卓擊也從才旁豕此所引許說蓋淮南子注淮南子脩務訓云蔡之幼女衛之稚質捆纂組高誘注云捆叩椓纂組邪文如今之緩没黑見赤亦其巧也謂織組而叩椓之也毛詩大雅室家之壼箋云壼之言捆也室家先以相捆緻孔氏正義云捆逼而密緻敂即緻叩之使堅堅亦緻也高注淮南同於許趙注孟子同於高矣捆屨織席

何以為食知其賣之以供飲食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注）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注）棄陳良

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疏〕（注棄陳良之儒道。○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經之中畱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爲最高荀子儒效篇言大儒之效首推周公其對秦昭王則以仲尼爲歸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是儒家者流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注〕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注〕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疏〕（注饔飧至事耳。○正義曰說文食部云饔孰食也飧餔也从夕食餔申時食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小雅傳云孰食曰饔魏風傳云孰食曰飧然則饔飧皆謂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飧不言孰互文錯見也趙注孟子曰朝食曰饔夕曰飧此所言之公羊傳趙盾食魚飧左傳僖負羈饋盤飧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掌客上公飧五牢饔餼九牢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子男飧三牢饔餼五牢此饔飧與常食不同且多腥不皆孰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器孰食謂之餕饔餕饎若飧小雅祈父篇有母之尸饔毛傳云孰食曰饔大東篇有饛簋飧傳云飧熟食也合言之則曰飧饔周禮外饔云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是也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餕饔未就何休注云餕熟食饔熟肉餕饔即飧饔淮南子道應訓釐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壺餕即壺飧是飧餕古通用倒言之則曰饔飧孟子滕文公篇饔飧而治是也。○注是爲至君乎。○正義曰毛詩大雅思齊篇烈假不瑕箋讀烈爲厲云厲病也論語子張篇云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王肅云厲病也此厲民正論語所云厲已故以病釋之也昭公六年左傳云奉之以仁注云奉養也說文食部云養供養也周書諡法敬事供上曰恭注云供奉也是養爲奉養也上云滕君則誠賢君此又云惡得賢賢即指上賢君惡之言安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注〕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注〕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注〕孟

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注〕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疏〕（注以毳至衣也○正義曰周禮春官司服鄭司農注云毳罽衣也天官掌皮共其毳毛爲氈注云毳毛毛細縟者淮南子覽冥訓云短褐不完注云短褐處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定公八年左傳云侵齊攻廩邱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注云馬褐馬衣說文衣部云褐編枲韤一曰粗衣趙氏云馬衣本左傳及高注也云枲衣本說文編枲韤也云粗布衣本說文粗衣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取未緝之麻編之爲足衣如今草鞮之類枲衣亦謂編枲爲衣按說文云編枲韤此云衣褐非韤故趙氏不言韤但言衣也任氏大椿深衣釋例云說文褐編枲韤一曰粗衣急就篇靸鞮印角褐韤巾注褐毛爲衣或曰麤衣也按詩七月箋孟子注急就篇注並以褐爲毛布孟子注又以褐爲編枲衣又以褐爲粗布衣淮南子齊物訓注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潘岳籍田賦被褐振裾注褐麤布也然則褐一衣耳而毛枲布各異說文曰粗衣蓋統毛枲布而言之也詩七月無衣無褐箋云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則別褐於衣史記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衣帛衣帛見則別褐於帛即說文所云粗衣也褐爲粗衣又爲短衣晏子諫上篇百姓

老弱凍寒不得短褐而欲竊荀子大略篇衣則豎褐不完注豎褐童豎之褐亦短褐也淮南子齊俗訓必有菅蹻跐蹻短褐不完者覽冥訓霜雪亟集短褐不完新序無鹽乃拂短褐自請宣王史記秦始皇帝紀夫寒者利短褐索隱曰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故謂之短褐亦曰豎褐凡此言褐者必曰短褐師古貢禹傳注以褐爲布長襦演繁露又以褐爲裾垂至地豈褐之長短亦有古今之異與）

許子冠乎〔注〕孟子問相曰冠也曰奚冠〔注〕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注〕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注〕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曰否以粟易之〔注〕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注〕孟子曰許子何爲不自織素乎曰害於耕〔注〕相曰織紡害於耕故不自織也〔疏〕（注織紡害於耕○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織紡害於耕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紡作妨按作妨是也說文女部云妨害也故以妨釋害）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注〕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犂用之耕否邪〔疏〕（注爨炊也○正義曰）

說文火部云炊爨也又爨部云爨齊謂炊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齊謂炊爨者齊人謂炊曰爨古言謂則不言曰如毛傳婦人謂嫁歸是也特牲少牢禮注皆曰爨竈也此因爨必於竈故謂竈爲爨楚茨傳云爨饔爨廩爨也此謂竈又曰踖踖爨竈有容也此謂炊按此言以釜甑爨釜甑作竈則爨不得又爲竈故是炊矣說文牛部云犂耕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犂耕二字互訓皆謂田器故云以鐵爲犂爨本竈名用以炊即以炊爲爨猶犂本田器用以耕即以耕爲犂也

曰然〔注〕相曰用之自爲之與〔注〕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疏〕注冶鐵陶瓦器○正義曰攷工記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說文鬲部云鬴鍑屬也重文釜或從父金聲是釜屬金冶爲之也故云冶鐵攷工記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甗無底甑說文瓦部云甑甗也甗甑也一穿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無底即所謂一穿盆甑七穿而小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其底七穿故必以箅蔽甑底而加米其上而餴之而餾之甑屬瓦陶爲之也故云陶瓦器按古釜有足如鼎今釜無足別以土爲鑪承其下說文言秦名土鬴曰䰛是也䰛讀若過今俗作鍋然土其下仍鐵其上俗猶呼其上之鐵爲鍋其下土爲鍋臺耳甑今以木爲之其下亦以木爲槅則七穿之遺制矣或以竹爲之俗呼蒸籠亦甑之類也

曰否以粟易之〔注〕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注〕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紛爲煩也〔疏〕注械器之總名也○正義曰說文木部云械桎梏也一曰器之總名桎梏爲刑罰之器莊三十二年公羊傳以攻守之器爲械而實非桎梏兵甲之專名故荀子王制篇言喪祭械用禮記王制云器械異制注云謂作務之用孟子此文又指釜甑耕犂而言是凡器皆得稱械故云器之總名也○注舍止也至用之○正義曰舍爲居止之止此爲禁止之止故又申解止爲不肯爾雅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邵氏晉涵正義云春秋隱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文十三年傳云伯禽曰世室羣公曰宮是宮廟通

稱宮室也左氏莊二十一年傳云虢公爲王宮於玤鄏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云作于楚室是天子諸侯所居通稱宮室也左氏僖二十八年傳云介無入僖負羈之宮檀弓云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喪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是大夫通稱宮室也士昏禮云請吾子之就宮喪服傳云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大戴禮千乘篇云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是士庶人通稱宮室也釋文云古者貴賤同稱宮秦漢以來惟王者所居稱宮焉按宮是貴賤通稱此許行所居即廛宅故以宅解宮也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止也言止取宮中不須外求也趙注舍止又以不肯爲止謂不肯皆自取宮室之中則猶是止字而解又不同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注〕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注〕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注〕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之人以羸路也〔疏〕

注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正義曰爾雅釋言云作爲也諸經注或以爲釋作或以作釋爲二字轉注此以百工之所作解百工之所爲以備字倒加句上明爲字斷不與備字連也作之乃得用之解自爲而後用之作即爲也荀子富國篇云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注是率導至路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率性之謂道管子君臣篇云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道爲導而以率性解之是率即導也音義出路也云丁張並云路與露同又出羸路云力爲切字亦作羸郎果切各本作是率天下之人以羸困之路也阮氏元挍勘記云音義出羸路云字亦作羸則宣公所見本無困之二字路與露古通用露羸見於古書者多矣大雅串夷載路鄭箋以瘠釋路俗人乃改瘠爲應此添困之二字其謬同也力爲切瘦也羸路謂瘦瘠暴露也音義前說是亦作者非翟氏灝攷異云趙注謂導人羸困之路丁張覺

（其未安而欲改字爲露不若奔走道路爲得管子四時篇云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房氏注曰路謂失其常居可爲此路字之證）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注〕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也〔疏〕故曰至義也。正義曰襄公九年左傳知武子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是勞心勞力古有此法孟子上言大人小人此云或勞心即君子勞心也云或勞力即小人勞力也以先王之法是以加故曰二字勞心者治人以下則孟子申上之辭也。注君施至其上。正義曰荀子修身篇云少而理曰治淮南子說山訓云幸善食之而勿苦注云食養也前章言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此云勞心者治人治人者食於人即君子治野人也此云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即野人養君子也彼云養云食正是食即是養故以理釋治而以奉養釋食施教化以治理之即使之同鄉共井相友相助相扶持以親睦也民竭力治公田則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也戰國時諸侯卿大夫但知多取於民故不樂分別公私之界不知助法行則先公後私之分定而君子野人之辨明不特小人之利正君子之福也許行以孟子分別尊卑貴賤持其並耕之說同君子於小人思有以破之故孟子復引先王勞心勞力之辨以申明君子治野人野人養君子之義義而通非一人之私言矣故云所常行者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注〕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治土也〔疏〕當堯之時。正義曰孟子舉堯舜之事明通變神化必法堯舜神農之言非其時也。注遭洪至害人。正義曰洪與鴻通呂氏春秋執一篇神農以鴻高誘注云鴻盛也說文水部云濫氾也氾濫也二字轉注以疊韻故連稱之楚辭九辯云何氾濫之浮雲兮注云浮雲晻翳雲之盛也史記韓非傳云氾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博多說之盛也劉向九歎憂苦篇云

折鋭摧矜凝氾濫兮注云氾濫猶浮沉也水盛故浮沉於中國經先言天下未平注先言洪水明洪水橫流二句申上天下猶未平也凡事縱則順橫則逆橫行水逆行也天下所以未平緣洪水水所以盛緣逆流惟逆流則浮沉於天下而天下所以未平也毛詩秦風小戎傳云暢轂長轂也呂氏春秋知度篇此神農之所以長高誘注云長猶盛也說文艸部云茂草豐盛是暢茂爲草木之盛也毛詩正月繁霜傳云繁多也淮南子氾論訓當市繁之時高誘注楚辭離騷佩繽紛其繁飾兮王逸注皆云繁衆也繁通作蕃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蕃鳥獸注云蕃蕃息也國語晉語惡不殖也注云殖蕃也魯語云所以生殖也注云殖長也昭公十八年左傳云夫學殖也注云殖生長也史記孔子世家云自大賢之息索隱云息者生也然則繁殖二字義同繁殖即繁息繁息即衆多也隱公五年左傳不升於俎服虔注云登爲升是登即升也爾雅釋詁云登成也淮南子時則訓云農始升穀高誘注云升成也其義亦同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五穀不登則五穀不成故登即成禮記檀弓云是故竹不成用毛詩齊風猗嗟成兮箋云成猶備也成用猶備用備用猶升用也鄭氏解不成用爲不可善用竹無邊縢則不可善用猶穀不秀實則不足升用也偪古逼字爾雅釋言云逼迫也猛獸與人相迫近則害人惟害人故堯獨憂念之謂堯懼其傷害人故憂念之也經言禽獸注單言猛獸者舉獸以見鳥也見於山海經者多猛獸亦多怪鳥矣爾雅釋詁云憂思也念思也是憂亦念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傅治也孟子滕文公篇堯獨憂之舉舜而敷焉趙岐注云敷治也引禹貢禹敷土敷與傅同故史記夏本紀作傅土今本孟子敷下有治字後人取注義加之也按禹貢禹敷土史記集解引馬氏注云敷分也敷之訓布布散也散亦分也然則敷治即分治堯一人獨憂不能一人獨治故使舜分治之下文使益掌火使禹疏河舜又使益禹等分治之也趙氏以治釋敷則趙本似無治字乃今各本皆無無治字者儀禮喪服傳云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注云治猶理也淮南子原道訓夫能理三苗高誘注云理治也二字轉注毛詩小雅我疆我理傳云理分地里也禮記樂記云樂者通倫理者也注云理分也理之訓分則治之義亦爲分益趙氏以治釋敷即以理釋敷亦正以分釋敷趙氏注經毎有此例無碍經之有治字也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注〕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燒之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疏〕注掌主至正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是掌爲主也掌火猶掌冰故掌火即主火之官云猶古之火正者襄公九年左傳晉士弱對晉侯

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唐時有此官益先使益爲之後命益爲虞閼伯乃代益爲火正其後又相土代之也說文火部云烈火猛也呂氏春秋盡數篇無以烈味重酒高誘注云烈猶酷也趙氏以益焚草木乃焚所當焚不可謂之酷猛以烈之从火與熾同爾雅釋言熾盛也毛詩商頌如火烈烈箋云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是烈可訓熾熾爲盛烈亦爲盛郎上所云草木暢茂也故以烈屬草木謂視山澤艸木熾盛者以熾釋烈又以盛釋熾也視山澤爲熾故云熾山澤猶視以爲陋則云陋之視以爲美則云美之此視以爲烈則云烈山澤也胡氏渭禹貢錐指云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其說不同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蓊蔚蒙蘢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省人力按皐陶謨隨山刊木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史記夏本紀作行山栞木又錄禹貢隨山栞木作行山表木說文栞槎識也國語魯語云山不槎蘖賈逵注云槎衺斫也說文木部亦云槎衺斫也槎識謂衺斫其木以爲表識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斫之以爲表識如孫臏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是其意也然則刊木自爲表識道里與此焚草木驅禽獸不同非孟子異於尚書也楚辭大招云魂無逃只注云逃竄也淮南子說林訓云淸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高誘注云匿猶逃也說文穴部云竄匿也三字轉注故以竄釋逃匿逃竄則遠去故加遠字也閩監毛三本遠竄上多奔走二字

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注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得入書曰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如此寧得耕乎

疏（禹疏九河○正義曰禹貢濟河爲兗州九河既道又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毛詩正義引鄭氏注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又云播散也謝氏身山黃河圖說云水降土升則河底日低而地日高水升土降則河底日高而地日低凡水過寒凉則反凝結堅實而成冰土過寒涼則反融化柔虛而爲塵黃河之水出積石之西寒涼之甚）

者也但水雖堅流於衆石之間則不能濁此積石以西之水所以最清至積石東漸遇柔虛之土所以漸濁水降土升隨之而去則溝底漸下今觀底柱以上地高河低則水降土升確然可見滎陽以下則水復上升上復下降此河底所以日高在西北寒涼之地則水反堅實土反柔虛此滎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至東南温煖之地則水復柔虛土復堅實此滎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且汾洛經渭之原皆出西北寒涼之地故水上容土土下容水彼此相混而皆爲濁河此滎武以上所以水降土升也濟伊洛瀍澗沁之源皆出東南温煖之地故水不容土土不容水彼此相拒而皆爲清河焉此滎武以下所以水升土降也夫濁河之水容土者也清河之水不容土者也清河之水入於濁河之中則濁河之土不容於清水之上自必漸降於下而河底漸高以致水行上左右衝決也鯀之治河績用弗成固宜罪之然九載河所行雖錯亦未必非大禹八年於外之一助蓋大禹兩世於此熟悉水土之性故深以水由地上行爲憂故掘地注海使水由地中行又何氾濫衝決之有而聖人猶憂深慮遠惟恐日後之水升土降水復行於地上乃思惟有濬去河底之淤然黃河之水萬里奔濤直趨而下又何能使之暫停於上以取其泥哉聖人於此再四躊躕乃於河外加河而作逐一遞濬之法遂將一河播爲九道每至夏秋水涸之後乃以八河通流注海一河間斷上流之口使河底之淤盡露然後濬而去之則此一河之內無淤塞之泥因而二河三河以及八九河復至一二河輪流更替一歲必深濬一河九歲必各濬一次周而復始永濬勿廢萬載千年可無患焉後世不明其意乃誤解之曰播九河者殺水勢也是豈知水之勢者哉○瀹濟漯○正義曰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泲沇也東入于海从水𠂔聲四瀆之泲字如此而尚書周禮春秋三傳爾雅史記風俗通釋名皆作濟毛詩邶風有泲字而傳云地名則非水也惟地理志引禹貢職方作泲然以濟南濟陰名郡志及漢碑皆作濟則知漢人皆用濟班志許書僅存古字耳胡氏渭禹貢錐指云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以貢道見之曰浮于濟漯則二水之治可知矣濟漯之漯說文本作濕燥溼之溼說文本作溼隸改曰爲田又省一糸遂作漯而濕轉爲溼濕溼二字混而無別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漢志言漯水所經除東武陽尚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漯水所出二漯陰三千乘郡千乘四漯沃所過郡三者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高唐之水當爲漯水別支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伾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南折者即河之經流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遂定惟用漯耳孟康言河徙惟用漯雖似小誤其以禹

釃二渠一爲漯川此用古義不可改也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小清河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邱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河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而自歷城東北如濟陽齊東青城諸縣則皆古漯水所行蒲臺以北則古河水所經葢宋時河嘗行漯瀆及河去則大清河兼行河漯二瀆其小清河則斷爲濟水故道也○決汝漢○正義曰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而汝水禹貢無之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定陵云高陵山汝水出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南陽郡魯陽縣注云有魯山滍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東南至定入汝潁川郡亦有定陵續郡國志潁川郡有定陵汝南郡無定陵劉昭注於潁川定陵引地道記云高陵山汝水所出汝南定陵葢卽潁川定陵前漢有一縣分隸兩郡者定陵在汝南潁川之閒故分屬之光武時省併爲一僅存爲一故續志屬潁川耳班氏於魯陽序滍水至定陵入汝於定陵序汝入淮定陵以西統汝於滍滍亦汝也連滍水數之歷南陽河南潁川汝南故有四縣杜預春秋釋例郭璞山海經注並云汝出南陽魯陽縣大盂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襄城晉置汝陰魏置在晉則歷六縣也說文言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班志盧氏縣熊耳在東伊水出東北然則漢時盧氏縣在伊水之南與魯陽爲接壤酈氏目驗之故水經注言汝出魯陽縣大盂山蒙柏谷西卽盧氏界許氏雖與班氏異而其指則同若水經言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此本山海經井班許義也酈注於滍汝分流始言汝水趣狼皋山狼皋在梁縣西南六十里見寰宇記葢汝自魯陽越百餘里始至梁縣元和志謂出魯山縣是矣謂出魯山縣之天息山是又以魯陽大盂混入勉鄉之天息也淮南子地形訓云汝出猛山猛與蒙柏長短讀蒙谷卽猛山而猛與盂形近而譌大盂山卽猛山也高誘注云猛山一名高陸也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此據班氏而未知其指○排淮泗而注之江○正義曰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揚州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孫氏蘭輿地隅說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柏流百里而伏溢爲二潭又見流千里會泗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由廬州巢湖朋脂河以入江又導之由天長六合以入江所謂排淮泗者也久而入江之口漸淤今故蹟猶存也或曰高堰始於陳登是不然若禹不築堰則下流散漫何以入海葢高堰創於神禹修補或登耳蘭字滋九居吾鄉北湖順治康熙時人於天算地圖研究極精此說實能羽翼孟子近時則有陽湖孫氏星衍作分江導淮論大略與蘭同而加詳其言云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今不得其

解或以爲誤或以爲據吳溝通江淮之後言之不知禹貢揚州已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解者又謂沿江入海自淮入泗此僞孔之言本不足信貢道迂回海運古無是法又有泥四瀆各獨入海以爲淮必不注江者不知各獨入海言入海處與江分道不謂上游支流也孟子言排者通其上游支流以殺淮之勢水經注淮水與沘水泄水施水合泄水注濡須口施水受肥東南流逕合肥縣城又東注巢湖謂之施口而應劭漢書注並以夏水爲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合肥壽春之間有芍陂船官湖東臺湖逍遥津見於水經注王象之輿記紀勝云古巢湖水北合於肥河故魏窺江南則循渦入淮自淮入肥由肥而趨巢湖吳人撓魏亦必由此又引貨殖傳合肥受南北湖今史記湖誤作潮也歐陽忞輿地廣記王存元豐九域志合肥有肥水淮水宋時廬州有鎭淮樓葢肥合於淮淮水盛則被於肥此淮水至合肥之証孫叔敖時開芍陂當因舊迹爲渠方輿勝覽引合肥舊志肥水北支入淮南支入巢湖合於爾雅歸異同出之說合肥城在四水中故梁韋叡堰水破城近世水利不修淮肥流斷然巢湖之水夏閒猶達合肥古迹可尋求也且古說大別在安豐爲今霍邱地禹迹至此排淮故導江有至大別之文此又淮流與江通之證矣然則夏時貢道正可由巢湖溯施泄肥水之流通淮達於菏澤菏澤合沸泗之流故云達于淮泗從此達河則至禹都矣江淮泗通流不必在吳王溝通之後也淮之上游壽春東則有施肥通流西則有芍陂宣洩盛夏水漲則逕合肥入巢湖以達於江故宋以前淮流不爲洪澤湖之患

上言注諸海此言注之江之諸異者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之猶諸也之諸一聲之轉互文耳詩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漢書地理志作寘諸襄二十六年左傳寘諸堤下五行志作棄之○注疏通至壅也○正義曰說文疋部云疏通也國語周語云疏爲川谷以導其氣是也說文水部云瀹漬也字同於鬻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以湯煑物曰瀹皆與此文不合莊子知北遊云汝齊戒疏瀹其心瀹與疏連文當與疏同義廣雅云疏治也趙氏以治釋之仍以爲疏耳按淮南子原道訓高誘注云疏分也旣釃爲二又播爲九釃播皆分疏瀹亦皆分也開通亦分義趙氏上以治釋敷此以治釋瀹皆兼有分義也說文手部云排擠也擠排也抵擠也推排也排抵擠推皆拒而退去之之名與通相反故趙氏以壅解之壅與雍同周禮雍氏注云雍謂隄防止水者也淮將南溢蔽塞其南以拒之壅卽抵之推之使東去也趙氏葢指高堰與且說者疑淮泗不入江乃汝入淮亦不入江而孟子以汝漢並稱爲決下承注江豈孟子不知淮並不知汝邪嘗細推之有精義焉淮自桐柏而東在上則汝潁沙渦等水入之在下則泗挾沂入之以一淮受諸水泗口以東地勢散漫難於專流入海故在上則決之在下則排之趙氏以壅解排義爲至精何爲壅於泗口之下築隄以束之不使其流漲洩於樊良射陽

之間推抵之偪令東入於海有此排而淮乃挾泗入海而不致南漲於江矣乃壅障之功施於泗入淮以下可以壅泗而汝潁諸流之入於淮者不可以此壅之故於泗口以西決之使注於江此地泗未入淮所決者淮實決汝也泗既入淮所壅者淮實壅泗也言排泗而沂在其中言決汝而潁渦等水在其中下以泗與淮並言明泗入淮此汝卽入淮之汝不可云決淮汝致與下句沓複故云決汝漢是時漢在安豐之間入江汝入淮而決之入江蓋與漢合故云決汝漢謂決汝以合於漢而南注之江也蓋注江者汝漢之決也注海者淮泗之排也以上文言注諸海故此但言注江此古人屬文互見之法也以今推之汝水至汝寧鳳陽之間汝口入淮至霍邱西決出會於巢湖入江淮決卽汝決而汝入淮之勢洩矣又東則潁水自潁上縣入淮沙水渦水自懷遠縣入淮而淮勢又盛至盱眙又決出由天長六合入江而潁沙渦諸水入淮之勢又洩矣又東沂泗乃自宿遷入淮而淮勢又盛遂不決之入江轉壅障入江之路排之使專由安東注海汝入淮則決之使合漢水以注之江泗入淮則壅之使並入於海故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自漢不至安豐而汝漢之合遂莫可解於孟子稱決汝漢可以若見當時之地勢蓋知杜預酈元疑大別不在安豐之非也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而詩言江漢浮浮孔氏正義引大別在盧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漢近淮故淮水之決出者與之合不言決淮而言決汝明決淮所以決汝入淮之勢也不言決汝淮而言決汝漢明淮決於六安安豐間入漢與漢合入江也孟子此文至精至妙補禹貢所未詳趙氏以壅釋排孟子之義益顯班固撰漢書地理志其言水道多用互見最爲奇奧而爲地理之學者尙不能識之況孟子乎○注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書曰至弟子○正義曰皐陶謨文

五穀熟而民人育（注）棄爲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爲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疏）注棄爲后稷也○正義曰尙書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是棄爲后稷也○注樹種藝殖也○正義曰呂氏春秋任地篇云而樹麻與菽淮南子本經訓盜樹蓮菱高誘並注云樹種也方言云樹植立也禮記中庸地道敏樹注云樹殖也毛詩齊風藝麻如之何傳云藝樹也說文丮部云藝種也木部云樹生植之總名也是樹藝種植四字義通故樹可訓種亦可訓植藝可訓植亦可訓種也○注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正義曰素問金匱眞言論云東方青色其穀麥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西方白色其穀稻北方黑色其穀豆周禮夏官職方揚州荊州宜稻豫州并州宜五種青州宜稻麥兗州宜四種雍州冀州宜黍稷幽州宜三種注云三種黍稷稻四種黍稷稻麥五種黍稷菽稻麥趙氏所本也程氏瑤田九穀

攷云鄭康成氏注周官大宰職之九穀黍稷稻粱麻大豆小豆麥苽南方無黍而稷粱二者言人人殊鄭氏注三禮及箋詩獨不詳稷之形狀呂氏淮南子其所著書往往言諸穀之得時及太歲所值之年穀之或昌或疾東西南朔之地地各有所宜種矣而獨不及於稷而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冒粟之名唐以前以粟爲稷唐以後或以黍之黏者爲稷或以黍之不黏者爲稷令讀說文較然不可相冒及搜尋鄭氏說稷粱兼收黍稷不濶足正諸家之謬其攷粱云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粱米名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以他穀連稾者不別立名假借通稱抑以事難件繫有足相包者屬文之法耳非謂禾不爲諸穀大名也七月詩云禾麻菽麥禾爲諸穀中之一物明矣納稼專言禾者稼以禾爲主故重見於上以目之也周官倉人職掌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鄭氏注大宰職九穀中無粟此言九穀以粟爲主則是粱即粟矣史記索隱載三蒼云粱好粟其証也內則言飯有粱又有黃粱是粱者白粱也今北方猶呼粟米之純白者曰粱米先鄭注九穀有稷無粱然於六穀則稷粱並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稷粱也顯與禮經相畔及其注百穀於稷之外又復舉粱稷粱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秦漢以後溷而一之舉粱輒遺稷舉稷又遺粱後鄭知稷粱之不可相無也而毅然改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康成氏之識之卓也其注疾醫職之五穀曰麻黍稷麥豆據月令之文膳夫王用六穀从司農說稌黍稷粱麥苽蓋據食醫會膳食之宜而知之於九穀必入粱者據食醫六穀有粱而人之也五穀於六穀中缺其一不知宜缺何穀不能據六穀意爲增損且五穀養疾宜與藏氣相應故直據月令配五行者爲之注其注職方宜五種不據月令者以本經他州所見有稻黍稷麥四種四種有稻而月令五穀無稻故據所已見之四種而益之以菽諸家言五穀者月令曰麻黍稷麥豆鄭氏據之注疾醫史記天官書與月令同物顏師古注漢書食貨志之五種盧辯大戴禮注亦皆同之素問論五方之穀曰麥黍稷稻豆鄭氏注職方氏之五種曰黍稷菽麥稻漢書地理志引職方氏師古注之全同後鄭管子地員五土所宜曰黍秫菽麥稻淮南子五穀注菽麥黍稷稻漢書音義韋昭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五常政大論又進麻爲木穀至火穀則麥黍互用以上言五穀者十二事皆有稷無粱楚辭大招五穀六仞設菰粱只王逸注五穀稻稷麥豆麻也大招於五穀外明言有菰有粱而王逸則以粱爲菰米之美稱是亦有稷無粱汲冢周書言五方之穀曰麥黍稻粟菽粟粱也是爲有粱無稷漢書平當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稷粟二穀兩不相冒亦可以爲諸經之左證矣其攷稷云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粢齋

重文秫稷之黏者稷𪏮大名也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蓋穄之類而高大似蘆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氏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穈又次之則首種者高粱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周官食醫職宜稌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惟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稷秫並見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闕粱而秫重稷也良耜之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今北方富室食以粟爲主賤者食以高粱爲主是賤者食稷不可以冒粟爲稷也其攷黍云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穈穄也穄穈也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粘者也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穈對文異散文則通飯用不黏者黏者釀酒及爲餌餈酏粥之屬故簠簋實穈爲之以供祭祀故異其名曰穄黍之不黏者獨有異名祭尙黍也不黏者有穈與穄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說文穈穄互釋稷𪏮互釋其爲二物甚明程氏攷九穀精確不移見載通藝錄中略錄其粱稷黍三條其麥稻菽苽等攷不具錄○注五穀所以養人也○正義曰說文𠫓部云育養子使作善也是育卽養故以五穀養解民人育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信

注 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爲契之教也

疏 人之至有信○正義曰虞書堯典云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此使契爲司徒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人道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則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謂道在人物則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氣化之不可已是謂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有天道以有人物也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人物分於天道是以不齊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言日用事爲皆由性起無非本於天道然也中庸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言身之所行舉凡日用事爲其大經不出乎五者也孟子稱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卽中庸所言脩道之謂教也曰性曰道指其實體實事之名曰仁曰禮曰義稱其純粹中正之名人道本於性而性原於天道天地之氣化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然而生於陸者入水而死生於水者離水而死生於南者習於溫而不耐寒生於北者習

於寒而不耐温此貧之以爲養者彼受之以害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不以生而以殺者豈天地之失德哉故語道於天地舉其實體實事而道自見一陰一陽之謂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也人之心知有明闇當其明則不失當其闇則有差謬之失故語道於人人倫日用咸道之實事率性之謂道脩身以道天下之達道五是也此所謂道不可不修者也修道以仁及聖人修之以爲教是也其純粹中正則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所謂中節之爲達道是也中節之爲達道純粹中正推之天下而準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爲達道但舉實事而已智仁勇以行之而後純粹中正然而即謂之達道者達諸天下而不可廢也易言天道而下及人物不徒曰成之者性而先曰繼之者善繼謂人物於天地其善固繼承不隔者也善者稱其純粹中正之名性者指其實體實事之名一事之善則一事合於天成性雖殊而其善也則一善其必然也性其自然也歸於必然適完其自然此之謂自然之極致天地人物之道於是乎盡在天道不分言而在人物分言之始明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言限於成性而後不能盡斯道者衆也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吾學之道在有釋氏之道在無有父子有君臣有夫婦有長幼有朋友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以有倫故盡倫以有職故盡職誠者實有焉而已矣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契所敎人倫在何書舊傳極是明白總見春秋文十八年傳季文子引臧文仲之言使史克告曰高辛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謂之五教而杜預注云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是當時五倫只父母兄弟子五者而其爲教則又與春秋義方大學慈孝康誥友恭相左證五帝紀述五教亦無異辭因之虞書愼徽五典傳云五典者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是也至五品不遜正義謂五品即父母兄弟子五者敬敷五教正義謂五教即教之義慈友恭孝五者漢唐儒者不以五達道爲五倫不使孟子人倫闌入一字孟子所言必戰國相傳別有如此大來曰孟子所言人倫在春秋時已有之論語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則亦以君臣長幼爲人倫之二矣曰古經極重名實猶是君臣父子諸倫而名實不苟偶有稱舉必各爲區目如管子稱六親是父母兄弟妻子衛石碏稱六順是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王制稱七教是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禮運稱十義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齊晏嬰稱十禮是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義婦聽祭統稱十倫是事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白虎通稱三綱六紀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諸父族人諸舅師長朋友雖朝三暮四總此物數而十倫非

（十義五道非五常中庸三德斷非洪範之三德則五達道也非五倫也按史記集解引鄭氏注堯典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又云五典五教也葢試以司徒之職馬融注堯典云五教五品之教王肅注云五品五常也鄭氏自本文十八年左傳以所云五教之目如是乃取以爲堯典五教注耳然史克所舉不必卽爲尙書疏義書命契此舉八元已不相合如管子五輔篇言聖王飭八禮以道民八者君中正無私臣忠信不黨父慈惠以教子孝弟以肅兄寬裕以誨弟比順以敬夫敦懞以固妻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隱公三年左傳石碏言六逆六順則省下倍上臣殺君但言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惠氏棟九經古義云石碏止舉六者爲君陳古義倍弑之事非所宜言又公方暱嬖人夫婦之際所宜深諱然則古人議事原無一定史克所說烏知非石碏一例孟子深於詩書所目五教宜得其眞禮記樂記云道五常之行論衡問孔篇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王肅以五常爲五品亦不同於鄭氏司徒五教宜以孟子爲定論未可據左傳以疑孟子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人之有道也言人之爲道如此也若言人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爲有一聲之轉聖人有憂之言聖人又憂之也又字承上文憂洪水而言○注司徒至敎也○正義曰禮記祭法云契爲司徒而民成民卽人也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司徒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趙氏所本也趙氏前解明人倫爲人事此敎以人事亦以人事解人倫也易家人彖傳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論語顏淵篇孔子對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人專以門內言之故不及君臣朋友對齊景切其時事故僅舉君臣父子亦立言各有其當乃序卦傳云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兌象傳言朋友講習則君臣夫婦朋友與父子兄弟五者自不可缺一故趙氏合易論語而言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又益以朋友貴信也是爲契之所敎則五敎之中不得偏指父子兄弟而缺君臣夫婦朋友矣）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注】放勳堯號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疏】（放勳曰○正義曰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孫宣公音義引丁音曰音馹或作曰誤也按趙注云云意不以爲堯之言則今讀日爲越者誤自上文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此皆敘事之辭也葢曰日二字形近易譌唐石經日字皆作曰釋文於曰字每加音別之亦有不能別而具越實兩音者無識者橫取此勞之來之以下寘入）

尚書敬敷五敎在寬之後妄甚按孔本作放勳日與音義同他本俱作曰作日是也言既命益禹稷契而不自已也日日振勞來匡直輔翼所以然者使自得之也而末已也又從而振德之日字與又字相應與大學日日新又日新同下云聖人之憂民如此緊承此數語不然徒使益禹等勤勞放勳轉有暇矣而暇耕乎四字正從日字一貫○注放勳堯號也○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殂落許氏說文正同屈原賦二十五篇最近古離騷云就重華而陳詞九章涉江云吾與重華遊乎瑤之圃懷沙云重華不可啎兮重華凡三見皆實謂舜豈本史臣贊舜之詞屈子因以爲舜號乎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大戴禮帝系篇云少典產軒轅是爲黃帝又昌意產高陽是爲帝顓頊又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爲帝堯是放勳與軒轅高陽等同稱也漢書古今人表云黃帝軒轅氏帝顓頊高陽氏左傳亦稱高陽氏高辛氏軒轅高陽等既皆是氏則放勳當同按古之稱氏如宓犧氏神農氏女媧氏共工氏夏后氏是其號如斟灌氏斟尋氏皆國號而係以氏以軒轅高陽例之放勳之爲號信矣堯典稱允子朱稱鯀皆名其云有鰥在下曰虞舜鄭氏注云虞氏舜名是也史記五帝本記云黃帝者名曰軒轅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名號通稱淮南子原道訓云則名實同居高誘注云勢位爵號之名也周書謚法解云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注云名謂號謚是也○注遭水至德也○正義曰趙氏讀放勳日故如是解也遭水災民爲不善故堯勞來之不罰責之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勑勞勑也爾雅勞來勤也大雅下武篇昭茲來許鄭箋云來勤也史記周紀武王曰日夜勞來定我西土墨子尙賢篇云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皆謂勤也孟子滕文公篇放勳曰勞之來之亦謂聖人之勤民也又云軭盭也戾與盭通說文軭車戾也字通作匡攷工記輪人則輪雖敝不匡鄭衆注云匡枉也枉亦匡也說文云鬩皮之韋可以束枉戾相違背是也管子輕重甲篇弓弩多匡軫者枉謂之匡故正枉枉亦謂之匡孟子滕文公篇云匡之直之義有相反而實相因者皆此類也趙氏以正釋匡匡正也爾雅釋言文直其曲心則匡爲正其邪心也人性本善遭水災則心曲而不直邪而不正放勳不憚其勤而匡之直之使有以開牖其蒙而復歸於善焉匡正而必申以使自得者此聖人無爲而治無一日息其勤民之念實無一日見其勤民之迹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所以匡之直之者如是所爲使自得之也大戴記子張問入官篇云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孟氏所本歟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云振救也昭公十四年傳云分貧振窮此振義同羸窮卽乏絕貧窮也呂氏春秋報恩篇云張儀所德於天下者高誘注云德猶恩也論語憲問篇云何以報德注云德恩惠之德也又從而振救其羸窮

（而加以恩德皆孟子稱述放勳勤民之事也阮氏元校勘記云堯號也廖本攷文古本號作名遭水災恐其小民放僻邪侈宋本恐作慫閩監毛三本災恐作逆行）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注】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注】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爲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爲己憂【疏】（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正義曰大戴禮主言篇云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孟子本曾子之言故於舜所得賢聖之臣舉禹皋陶也○注農夫以不易治爲己憂○正義曰毛詩甫田禾易長畝傳云易治也故以治釋易）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注】爲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尙爲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注】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乎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疏】（注天道至耕也○正義曰引孔子之言見論語泰伯第八其云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此小異集解引包云蕩蕩廣遠之稱廣遠亦大也所以大者以其無私故趙氏既以大釋蕩蕩又以無私申大之義也方言云巍高也楚辭遠遊貌揭揭以巍巍注云巍巍大貌高大亦盛故趙氏以盛釋之禮記射義云與爲人後者注云與猶奇也儀禮士昏禮記我與在注云與猶兼也奇兼皆加多之義故以益釋與音義出不與云下音預又如字如字則讀與之庾與之釜之與有所施於人亦有所滋益於人也周書謚法解云民無能名曰神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可知故無能名無爲而治故不可知論語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包氏注云德者無）

（爲天以寒暑日月運行爲道聖人以元亨利貞運行爲德用中而不執一故無爲民運行於聖人之元亨利貞猶衆星運行於天之寒暑日月故黃帝堯舜承伏羲神農之後以通變神化立萬世治天下之法論語凡言堯舜皆發明之也孟子述孔子之言而申明之云豈無所用心哉葢惟恐說者誤以民無能名有天下而不與爲屛棄一切無所用心葢堯舜之無爲正堯舜之用心曰爲政以德曰恭已正南面曰修已以敬曰使民不倦曰使民宜之非用心何以爲德何以爲恭爲敬何以能使民不倦使民宜之故堯舜治天下非不以政不以法其政逸而心以運之則勞其法疏而心以聯之則密非運以心聯以心不能無爲而治即不能民無能名亦即不能有天下而不與是爲爲政以德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堯舜所以通變神化此堯舜之用其心也用心即勞心勞心加此何能勞力以躬耕乎）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注）當以諸夏之禮義化變夷蠻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則其道也（疏）（注則其道也○正義曰則法也謂效法夷蠻之道閩監毛三本作同其道）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注）陳良生於楚北游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疏）（師死而遂倍之○正義曰音義出倍之云丁云義當作偝古字借用耳下子倍同按荀子大略篇云教而不稱師謂之倍禮記大學云而民不倍注云倍或作偝劉熙釋名釋形體云背倍也在後稱也楚辭招魂云工祝招君背行先些注亦云背倍也偝背倍三字通借字見禮記坊記）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注）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疏）（注任擔也○正義曰毛詩大雅生民篇云是任是負箋云抱負以歸國語齊語云負任儋何服牛軺馬以周四方注云背曰負肩曰儋任抱也何揭也毛詩小雅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傳云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

牛者淮南子道應訓云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高誘注云任載也按婦人懷子爲任子也禮記樂記注云孕任也郊特牲注云孕任子也孕懷抱在前則任之爲抱其本義也因而擔於肩者載於車者通謂之任散言之則通也○注失聲悲不能成聲○正義曰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大人小兒泣而不止謂之唴哭極音絕亦謂之唴平原謂啼極無聲謂之唴哴哭極音絕啼極無聲此趙氏所云悲不能成聲也按失亦與佚通佚之言放失聲或亦謂放聲也禮記檀弓云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哭失聲此失聲正謂放聲太平御覽引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閎泣此言先伏地而泣繼而至於放聲也○注場孔至三年○正義曰爾雅釋宮云場道也說文土部云場祭神道也國語楚語云壇場之所注云除地曰場蓋於冢墓之南築地使平坦以爲祭祀場子法言謂之靈場說文謂之祭神道也後人樹碑於此謂之神道碑神道在冢前未可當正中而室故知在偏左偏右猶倚廬堊室之偏倚東壁也毛詩周頌福祿來反傳云反復也趙氏以復釋反故云復三年讀子貢反築室於場爲一句反字連築室也閻氏若璩釋地續云反云者子貢送諸弟子各歸去已獨還次於墓所或曰反復也

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注）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放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疏）注有若至孔子○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趙氏所本也禮記檀弓云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然則有子之似夫子不特狀貌然矣○注秋陽至陽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暘日出也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某氏傳云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祭義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鄭云闇昏時也陽讀爲曰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陽之義當從鄭孟子秋陽以暴之亦當作秋暘周正建子改時改月故周之秋乃夏之夏周之七八月乃夏之五六月又當日中最能乾物文選注引綦毋邃孟子注云周之秋於夏爲盛

（陽也亦仍趙氏也○注皜皜甚白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訓杲杲白也漢書司馬相如傳云暠然白首暠與杲同字又作皜重言之則曰皜皜又云杲之言皎皎也說文杲明也衛風伯兮篇杲杲出日管子內業篇云杲乎如登乎天孟子滕文公篇皜皜乎不可尚已趙氏注云皜皜甚白也義與杲相近毛氏奇齡四書索解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爲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袛以不爲物汚與屈原傳之皭然泥而不滓語同豈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按毛氏說是也列子湯問篇云皜然疑乎雪釋文云皜又作皓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云皓首以爲期注云皓與顥古字通說文頁部云顥白皃楚詞曰天白顥顥皜皜即是顥顥爾雅釋天云夏爲昊天劉熙釋名釋天云其氣布散皓皓也然則皜皜謂孔子盛德如天之元氣皓旰尙即上也不可上即子貢云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以此推之江漢以濯之以江漢比夫子也秋陽以暴之以秋陽比夫子也皜皜乎不可上以天比夫子也同一水池沼可濯也不能及江漢之濯也同一火燔燎可暴也不能及秋陽之暴也乃以江漢擬之猶未足也以秋陽擬之猶未盡也其加天之皜皜不可上矣此曾子之推崇比擬尤逾於宰我子貢也徒以爲潔白眞非矣○注放聖至席乎○正義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他日弟子進問曰云云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趙氏意本此阮氏元校勘記云於聖人之坐席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攷文古本於作放音義出質放放是也放者今之倣字）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注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殺物者也許子託於大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鴃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上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深谷疏（注其舌至物者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鵙伯勞也引詩在豳風七月篇第二章亦云七月鳴鵙禮記月令云仲夏之月鵙始鳴大戴禮夏小正云五月）

（鳩則鳴鳺者百鴿也百鷯即伯勞是鶪通作鳩故趙氏以鳩爲博勞鄭氏月令注亦云鶪博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仲夏紀云鶪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注淮南時則訓云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伯勞即博勞伯博一聲之轉也豳風獨云七月者王肅謂古五字如七則詩亦本是五月鳴鶪鄭氏謂豳地晚寒豳極西北寒當早於中國晚寒之說恐未然也曹植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而動陽爲生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趙氏謂許子傷害道德惡如鴃舌正以鴃應陰氣而鳴鳴則傷害天地之生氣堯舜仁義之道亦天地之生氣也許子以並耕之說害之故惡如伯勞之舌非謂其聲之嘵嘵啅譟也禮記王制云南方曰蠻許行楚人故稱南蠻趙氏明以夷釋蠻非謂其音之蠻與鴃舌同也南蠻不皆鴃舌鴃舌不必南蠻南蠻言其地鴃舌言其賊害也○注與曾子至入深谷○正義曰說文異部云異分也呂氏春秋知接篇願君之遠易牙高誘注云遠猶疏也淮南子道應訓襄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注云疏分也以是通之則異有遠義故以遠釋異孟子謂陳相之倍陳良而從許行異於曾子之尊孔子而不事有若趙氏注惡如鴃舌以上斥許行與曾子之心亦遠異也其下斥陳相爾雅釋言云幽深也故解幽谷爲深谷下云下喬木則遷是上喬木矣俗本作止喬木非是）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注〕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夷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疏〕（注詩魯至相也○正義曰引詩在魯頌閟宮弟三章毛傳云膺當也箋云懲艾也爾雅釋詩云應當也毛氏讀膺爲應故以當訓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王表引作戎狄是應音義出膺擊云丁本作應云按古訓應訓當此注訓擊蓋以當對是擊敵之義故轉訓耳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棘又處方篇荆令唐蔑將而應之高誘注並云應擊也淮南子主術訓云不使應敵高誘注云應猶擊也是應有擊義趙氏亦讀膺爲應矣國策齊策云車轂擊注云擊相當是當與擊義亦相近下文周公方且膺之不可云方且當之故以擊釋之也毛詩小雅沔水篇寧莫之懲傳云懲止也趙氏既釋以艾又釋以止明艾之即所以止之禮記內則云方物出謀發慮注云方猶常也故以常釋方鄭氏以此爲僖公與齊桓舉義兵之事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左氏僖十三年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

（湫致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於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從況勤王戍周尤爲第一義豈有兩諸侯無魯在其中者周氏柄中辨正云春秋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當僖公從齊桓伐楚時舒尙未滅正義云舒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此說得之翟氏灝攷異云詩序云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止陳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孫率由不忒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荊舒是懲第四章文也上三章未暇序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於此章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尙書費誓者也七章八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指爲周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注之訛反疑孟子子是之學子字一頓是指許行故云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反悅若應上方且之詞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注〕

陳相復爲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賈不相僞誕不相欺愚小也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其同賈故曰無二賈者也〔疏〕（注可使市無二賈○正義曰禮記王制喪事不貳注云貳之言二也故經言市價不貳趙氏云無二賈也閩監毛三本賈作價○注不相僞誕○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僞詐也趙氏注萬章篇然則舜僞喜者與亦云僞詐也淮南子本經訓其心愉而不僞高誘注云僞虛詐也詐兼以虛國語楚語是言誕也注云誕虛也呂氏春秋應言篇云令許綰誕魏王高誘注云誕詐也故趙氏此注以誕釋僞閩監毛本作僞詐義同十行本作爲詐爲即僞也○注不相欺愚小也○正義曰閩監毛三本作不相欺愚小大阮氏元挍勘記云孔本韓本作不欺愚小民也考文古本作不相欺愚小也愚小謂五尺之童也考文古本得之○注大小謂尺寸○正義曰布帛長至數丈故云丈尺屨大極尺無至丈者故云尺寸）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

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注〕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賈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賈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者哉時許子教人僞者耳安能治國家者也〔疏〕注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正義曰楚辭雲中君與日月兮齊光注云齊同也是不齊即不同也呂氏春秋上德篇此之謂順情淮南子本經訓人愛其情高誘注並云情性也性情有陰陽之分而實一貫荀子正名篇云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易文言傳云利貞者性情也亦性情並稱故趙氏以性釋情長短輕重多寡大小此形也形同而情或不同則好醜精粗是也○注蓰五倍也什十倍也○正義曰音義出倍蓰云丁音師云從竹下徙開元禮文字音義曰倍謂半倍而益之又音麗山綺切史記作倍灑徐廣云一作五倍曰蓰按倍爲半倍而益者即一倍也如本有三倍之爲六得六而二三爲半矣至原數則益數爲倍至益數則原數爲半故云半倍而益之蓰字說文所無竹下徙說文訓簁箄竹器也所綺切丁音師則宜是簏說文竹器可以取麤去細簏亦通簁也簁通簏故亦作灑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離亦麗也麗者連也蓋五弦相麗則離也由琴之五弦五倍之爲二十五弦而爲灑以其數五五而稱灑故凡五倍即通稱爲灑灑通簏又通於簁蓰則傳寫之譌也周書大聚篇云十夫爲什管子立政篇云十家爲什由一夫一家數之皆十倍也○注譬若和氏至同哉○正義曰史記藺相如傳云趙惠文王時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璧之尺寸等耳此璧值十五城不已千萬相倍乎○注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篇云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故以爭釋亂○注巨粗屨也小細屨也○正義曰呂氏春秋蕩兵篇云有巨有微而已矣高誘注云巨觕略也觕同粗即麤字淮南子主術訓云而抱鼓爲小高誘注云小細也漢書揚雄傳集注引應劭云精細也禮記樂記云凝是精粗之體注云精粗謂萬物大小也是精粗通謂之大小巨爲大即爲麤也小爲精即爲細也粗疏易成細巧功密此物情之迥異許子屨大小以形論此巨小以情論治國家以情不以形此堯舜所以用心而通變神化也豈特一屨之微哉

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

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匡之也〔疏〕（神農務本。正義曰呂氏春秋上農篇云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又云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正義曰萬攷文古本作万足利本韓本作物情敦樸者老子云敦兮其若樸趙氏所本也攷文引足利本作淳樸敦通純純亦通淳也。博陳堯舜上下之叙以匡之。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農家者流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又云儒家者流祖述堯舜君臣並耕即所爲同之君臣也誖亂上下之叙故以上下之叙匡正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疏〕（注夷之治墨家之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六家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墨子七十一篇隨巢胡非皆墨翟弟子我子爲墨子之學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呂氏春秋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又墨者鉅子孟勝又東方之墨者謝子淮南子墨者有田鳩者田鳩亦見韓非子馬氏驌繹史云田鳩蓋即田俅子論衡墨家之役纒子皆所謂墨者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注〕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注〕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他日復往求見〔疏〕（夷子不來。正義曰趙氏以夷子不來是記其實事近時通解謂亦孟子言謂我病愈往見夷子夷子不必來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不毋也勿也言我將往見夷子夷子勿來也）

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注〕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子矣不直言攻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

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注〕我聞夷子爲墨道墨者治喪貴薄而賤厚夷子思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奉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也〔疏〕（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正義曰墨子有節葬三篇上中亡下篇尚存其言云古聖王治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壟若參畊之畝則止矣此以薄爲道也孫氏星衍墨子後序云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見後漢書注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汪氏中述學云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禹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士喪禮自小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陵葬澤死澤葬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墨子者蓋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製者是也故曰墨子之治喪以薄爲其道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正義曰趙氏如使云云則是設辭近時通解以夷子葬其親厚乃是夷子實事孟子因其有此實事異乎墨子之道故直指徐子以爲以所賤事親攻其隙所以激發其性也此說爲得）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注〕之夷子名也言儒家曰古之治民若安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相殊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疏〕（注若安赤子○正義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文毛詩魏風他人是保傳云保安也故以安釋保○注之以爲至始耳○正義曰毛詩豳風鴟鴞篇云恩斯勤斯傳云恩愛也是愛即恩也廣雅釋詁云差次也呂氏春秋召類篇士

（階三等高誘注云等級也禮記樂記然後立之樂等注云等差也是差等二字義同有階級即有次第也國語晉語夫齊侯好示務施注云施惠也周書謚法解云惠愛也爾雅釋詁同故趙氏以愛釋施恩施愛三字義通愛無差等即施無差等施由親始即愛由親始孔本韓本作施厚之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注〕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子與愛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非其罪惡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疏〕（赤子至罪也○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赤子無知或觸陷於死地惟在保之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如保赤子則民其安治矣孟子滕文公篇墨者夷之求見孟子孟子稱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孟子解之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詳孟子之意謂愚民無知與赤子同其或入於刑辟猶赤子之入井非其罪也保赤子者必能扶持防護之使不至於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教以教道之使不陷於罪戾是之謂若保赤子此孟子說書之意○注親愛也○正義曰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一切經音義引蒼頡篇云親愛也親之爲愛猶愛之爲仁也康誥此言主用刑言民無知而將犯刑罰不必爲吾之親近始保救之猶赤子無知而將入井不必爲吾兄之子始保救之故云若若之言同也故趙氏云雖他人子亦驚救之謂之愛同也葢赤子唯保救其將入井愚民惟保救其將犯刑罰至於平時親愛之則鄰之赤子終不若兄之子愚民終不若己之父兄是以鄰里有喪并不助之瘞葬然斷不必厚如葬其親也此人情也夷子不知此是爲不達人情孔本韓本亦愛救之作驚救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注〕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葢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注〕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旁坑壑也其父母終舉而委棄之壑中也〔疏〕（注上世未制禮之時○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翟氏灝攷異云此二云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古事不

同然二事相因自有虆梩之掩遂漸成衣薪葬野之世○注壑路至中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壑阬阬虛也注云壑谿壑也阬阬謂阬塹也阬即坑字禮記郊特牲水歸其壑注云壑猶坑也趙氏以坑釋壑而云路旁者以下云他日過之過則偶然行路過此是壑在路旁也楚辭離騷云委厥美以從容兮注云委棄也故以棄釋委

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注）嘬攢共食之也顙頟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爲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頟非爲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有以也（疏）狐狸食之○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石經狸作貍案詩取彼狐狸釋文唐石經皆作狸○蠅蚋姑○正義曰音義出此三字云張音訥云諸本或作蠨誤也丁云蠨未詳所出或以蠨與蝣同謂蜉蝣也音由又一說云蠨姑即螻姑也趙氏佑溫故錄云姑螻蛄也南人謂之地轂轂讀爲徇北人謂之喇喇姑亦曰螻狗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在螟螣蟊賊先東俗每於布穀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塍左右壓治之及秋飛出趁燈光能咬人起瘡蟲之毒者音義一說蚋或作蠨一說蠨姑即螻姑也則似以蚋姑爲一物予在山東一老門子爲予言甚詳因及月令孟夏螻蟈鳴即此物也蟈與姑聲相亂耳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螻蛄疊韻字聲轉爲螻蛷倒言之則爲蛄螻方言螻螲謂之螻蛄或謂之蟓蛉南楚謂之杜狗或謂蛞螻今人謂此蟲爲土狗即杜狗也順天人謂之拉拉古即螻蛄之轉聲也其單言之則或爲螻呂氏春秋應同篇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高誘注云螻螻蛄也慎小篇云巨防容螻注云隄有孔穴容螻蛄也或又謂之蠨蛄埤雅引廣志小學篇云螻蛄會稽謂之蠨蛄孟子音義蚋諸本或作蠨一說云蠨姑即螻蛄也蠨與螻聲正相近矣螻蛄短翅四足穴土而居至夜則鳴聲如蚯蚓按趙氏無訓但以一蟲字括之爲蠅爲蠨蛄則二物爲蠅爲蚋爲姑則三物說文虫部云蜹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蟁阮氏元釋且云且字加口爲咀春秋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夢楚子伏己而鹽其腦鹽與咀同謂咀噬其腦故方言云鹽且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有咀義孟子滕文公蠅蚋姑嘬之姑與方言鹽同即咀也謂蠅與蚋同咀嘬之也○注嘬攢共食之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毋嘬炙注

云嘬謂一舉盡臠葢獸食之餘諸蟲又盡之也趙氏謂攢共食之者嘬從最隱公元年公羊傳云會猶最也注云最聚也最之爲言聚文選西都賦注引蒼頡篇云攢聚也趙氏讀嘬爲聚故以攢共解之○注顙額至出於額○正義曰方言云中夏謂之頟東齊謂之顙頟即額也考工記車人爲耒疵長尺有一寸注云庛讀爲其顙有疵之疵賈氏疏云俗人謂顙頟之上有疵病故從之也爾雅釋詁云疵病也是孟子本有作疵者其顙有疵謂頭額病猶云疾首也趙氏本作泚毛詩邶風新臺有泚傳云泚鮮明貌說文作玼而訓泚爲清葢顙色鮮明必爲汗漬故以爲汗出泚泚然說文心部云慙媿也人媿則汗出於額故以爲慙然以爲慙不如以爲哀痛而疾首泚宜爲疵之借耳○注虆梩至取土者也○正義曰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梠臿也從木㠯聲一曰徙土輂齊人語也梩或從里周禮注引司馬法曰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疏云梩或解作臿或解作鍬鍬臿亦不殊孟子葢歸反虆梩而掩之趙曰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虆即欙之假借可以舁土者梩同梠可以臿地撅土者一曰徙土輂此別一義謂梠即欙孫奭孟子音義云梩土轝也本此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爾雅斛謂之疀郭注云皆古鍫鍤字管子度地篇云籠臿版築各什六齊策云坐而織蕢立而杖插並字異而義同按籠蕢即虆臿插即梩故云籠臿之屬○注而掩之實徐是其道○正義曰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云誠實也

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注〕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疏〕注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正義曰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憮然失意貌也失意則悵恨故以爲猶悵然也按論語微子篇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集解云謂其不達已意與趙氏此注義同乃說文心部云憮愛也韓鄭曰憮一曰不動爾雅釋言云憮撫也廣雅釋詁既訓撫爲安又訓撫爲定安定皆不動之義葢夫子聞子路述沮溺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鳥獸不可同羣之言此夷之聞徐辟述孟子之言寂然不動久而乃有命之之言是夷子憮然四字絕句爲間二字絕句謂不動聲色者良久也後漢書文苑禰衡傳云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葢是時劉表必正稱譽歡笑衡突將章奏擲諸地表乃寂然不動揣其心以爲此時所以不動者爲駭之也蔡邕傳邕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遽自追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此憮然亦謂衆聞邕言莫知所謂都寂然不動也孔融傳曹操激厲融云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

（憮然中夜而起大凡聞人之言見人之事與己所期所見不同往往靜默不動躊躕既久有以見其說之非則夫子之辨沮溺是也有以見其說之是則夷之之從孟子是也亦有躊躕不解其故或蓄怒而未形或懷疑而莫決如劉表之於禰衡陳留賓客之於蔡邕是也說文以不動二字括之精矣○注爲間者有頃之間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去私篇云居有間高誘注云間頃也國策秦策云乃留止間曰高誘注云間須臾也列子黃帝篇云立有間不言而出釋文云間少時也○注命之猶言受命教矣○正義曰禮記坊記云命以防欲注云命謂教命）

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元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蓋其理也（疏墨子元同質而違中○正義曰墨子有尚同三篇同即無差等之謂也老子云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元同左思魏都賦云道洪化隆世篤元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桓譚新論云元者天也道也此元同謂道同也大史公自序云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徧循質猶儉也違中故不可徧從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七終

南海陳韶漢軍樊封新校
嘉應張嘉洪舊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八　學海堂

孟子正義　江都焦孝廉循著

孟子卷第六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注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

（疏且志曰枉尺而直尋○正義曰翟氏灝考異云隸釋議郎元賓碑進退不枉尺直搏用孟子而以搏爲尋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爲之也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爲商）

鞅師穀梁傳嘗引其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注得無爲狹小乎○正義曰漢金廣延毋紀產碑云耕殖陜少陜少即狹小也禮記表記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注云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正義云小謂所施狹近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注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疏昔齊至殺之○正義曰昭公二十年左傳云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虞人守苑囿之吏也周禮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迹人掌田獵者亦中士四人餘皆下士及府史等自不敢上擬乎大夫招以旌豈敢進此守官也而即守道也左氏生六國初孟子之前不知於何聞之所傳（尹公佗學射庾公差齊侯田于沛二事與孟子輒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注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言虞人不得其招何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疏（注志士至善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此以志士仁人並稱論語衛靈公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集解引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孔子謂殺身成仁孟子謂舍生取義惟取義乃成仁故志士爲仁人即亦守義者也巫馬期不願處師氏之富固死無棺槨棄尸溝壑而不恨者也死不愛其身則生可喪其元生不愛其元則死何難於在溝壑志與勇皆以義揆之故趙氏均以義言論語陽貨篇云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故云義勇者也勇而非義雖喪元不顧弟要離聶政之流非君子所貴矣元首也爾雅釋詁文僖公三十三年左傳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

（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哀公十一年傳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皆喪其元之事也守死善道論語泰伯篇文○注直事妄見諸侯者○正義曰韓非子喻老篇云事爲也直事者不俟其招徑直爲此見諸侯之事無端而往是爲妄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注〕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疏〕（則枉至爲與○正義曰風俗通十反篇云孟軻稱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甚不待招而見實不能一見即霸王是枉尋直尺而已趙氏之義與應劭正同）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注〕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鄙賤之工師也〔疏〕（注趙簡子晉卿也○正義曰史記趙世家云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趙衰趙衰生盾趙盾卒謚爲宣孟子朔嗣屠岸賈殺趙朔平公十二年趙武爲正卿趙武生景叔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注王良善御者也○正義曰哀公二年左傳云郵無恤御簡子注云郵無恤王良也孔氏正義云下云子良授綏是也服虔曰王良也孟子說王良善御之事古者車駕四馬御之爲難故爲六藝之一王良之善御最有名於書傳多稱之楚辭云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國語晉語云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郵無正進曰云云又云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注云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又云伯樂無正字淮南子覽冥訓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勻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馳鶩若滅高誘注云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注天下鄙賤之工師也○正義曰王良爲大夫不可爲卑賤與下良對故釋爲鄙謂其技藝鄙陋鄙野異於國中言其俚野非國工也以師釋工者儀禮燕禮大師告於樂正注云大師上工也是工亦稱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注〕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注〕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注〕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注〕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疏〕（注掌主也○周禮天官淩人注云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小爾

（雅廣言云掌主也）謂王良良不可〔注〕王良不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注〕範法也王良曰我爲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疏〕（注範法至於禮○正）義曰範法也爾雅釋詁文昭公八年秋蒐于紅穀梁傳云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所云車軌塵馬候蹄者法度之御也毛詩小雅車攻篇傳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爲上殺達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髃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孔氏正義云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故以爲賓客下殺以其中腸死最遲肉又益惡充君之庖也凡射獸皆逐從左廂而射之達於右髃獨言射左髀爲上殺達於右腢當自左脅也次達右耳本當自左肩腢也不言自左翆下殺之射左髀可推而知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二者皆爲逆射按此上殺次殺中殺皆爲應禮之射正殺之禽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釋天王者以四時畋以奉宗廟因僃戎事刈草爲防敺而射之不題禽不垝遇不捷草越防不追題禽題迎禽而射之垝遇謂旁射也垝或作詭孟子滕文公篇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趙岐注云橫而射之曰詭遇比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桓四年左傳正義引鄭注云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加以仁恩養威之道亦其義也說苑修文篇云不抵禽不詭遇班固東都賦云弦不睼禽轡不詭遇抵睼並與題通按此題禽詭遇皆爲非禮之射王良僅云詭遇蓋亦括題禽言之如穀梁傳但言面傷亦括橫射言之也音義出範我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範古與范通範或作范者有之我氏形近其作氏者譌也趙氏訓範爲法則其經文必不作范氏矣音義見誤本而以爲古之善御者班固東都賦云游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文選李善注引括地圖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又引孟子此文仍作吾爲之範我馳驅連下爲之詭遇又引劉熙注橫而射之曰詭遇則引括地圖注范氏施御句引孟子注轡不詭遇句非范氏卽孟子之範我也李賢注後漢書班固傳此文則云范氏趙之御人也此趙字誤當是古字引孟子此文亦作範我又引趙注範法也云云然則李賢所引孟子不作范氏可知又云弦不失禽謂由基也轡不詭遇謂范氏也

范氏指賦所云之范氏非孟子之範我也宋書樂志馬君篇云願爲范氏驅雝容步中畿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此則本班固賦言之指未足以證孟子之爲范氏馳驅也凡說經先求辭達若作范氏則云我爲之范氏馳驅於辭不達而王良何取於范氏賦以范氏儷由基范氏爲範我矣由基何屬邪即使誠有異本孟子作范氏馳驅究以趙氏爲正而已白氏六帖執御篇引孟子此文及注云範法也爲以法式爲御故不獲禽詭遇也不依御故苟得矣與趙氏注異白氏引之蓋唐以前舊注其釋範爲法

亦同於趙音義作范氏非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注）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疏）注詩小至射也○正義曰引詩言習於射御法也不失其馳驅之法則範我馳驅也順毛而入順毛而出則不踐毛不順則毛蹂躪狼藉矣一發貫臧阮氏元挍勘記云足利本臧作機音義出貫臧作機并臧即今五臟字徂浪切一發貫臧應矢而死所謂貫心死疾爲上殺也孫宣公云臧如字非也鄭氏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孔氏正義云如椎破物則中而駛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如猶而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如破而破也家大人曰舍矢而破與舍拔則獲同意皆言其中之速也楚策云壹發而殪意亦與此同鄭箋及孟子趙注皆誤解如字○注貫習也○正義曰貫習爾雅釋詁文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貫假借作摜字習也如孟子我不貫與小人乘是也毛詩曰串夷傳云串習也串即毋之隸變傳即謂貫字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注）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耻羞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疏）注御者尚知耻羞此射者○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姦禮爲羞注云羞耻也闓監毛三本作羞耻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注）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疏）注過謬也○正義曰國策秦策云王之料天下過矣高誘注云過謬也淮南子本經訓云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高誘注云矯正也枉曲也說文矢部

云矯揉箭箝也易說卦傳云坎爲矯揉宋衷注云曲者更直爲矯猶物之曲者以直物糾戾之使同直故云以直矯枉也

章指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亦不屑就也疏（是以至就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正云伯夷不就辭命無攷惟韓非子和氏篇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莊子讓王篇昔周之興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盍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北入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孟子所云或即指此）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注景春孟子時人爲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爲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爲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强凌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疏（注景春至術者○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諼詐而棄其信凡十二家以蘇秦張儀爲首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景春稱儀衍而不及蘇秦秦時已爲齊所殺矣又孟子古注攷云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景子十三篇疑即此人○注公孫至合從長○正義曰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裴駰集解云犀首官名姓公孫名衍徐廣曰陰晉今之華陰也衍爲大良造時陰晉尚屬魏衍爲陰晉人是魏人也又張儀列傳附公孫衍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集解引司馬彪云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按此則衍在魏爲犀首之官在秦爲大良造之官趙氏云號爲犀首未詳所本國策秦策云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首吳師道云年表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摎留以犀首張儀並言何爲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亦有犀首按犀首即公孫衍明見史記意者先在魏爲此官後遂以爲號故人通稱之史記言約長趙以言從長者周氏柄中辨正云衍本衡人史記以儀衍同傳而贊云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

是衍亦衛人之彊秦者也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即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事亦並無合從事跡其爲秦敗楚則見於韓非子史記等書黃東發謂衍或從或衡殊非其實趙注云衍嘗佩五國相印爲從長史記犀首入秦爲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衡親正破從爲橫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衍生長於魏趙氏謂秦王之孫故曰公孫亦未知所出○注張儀合從者也○正義曰呂氏春秋報更篇云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游於秦過東周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史記張儀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而恐秦之攻諸侯敗約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二說不同索隱云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合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爲合從張爲連衡也乃趙氏以儀爲合從者未詳所本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注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爲大丈夫也疏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正義曰江氏永羣經補義云父命之者迎賓冠子父主其事至於士冠禮諸祝辭皆賓祝之非父命也父醮則有辭矣周氏柄中辨正云陳亦韓曰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醴辭字辭冠後以贄見於卿大夫鄉先生加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蓋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於賓亦不親教子之意也○女子至夫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門即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之壻家之門今人祗緣俗有母送其女至壻家禮遂以爲壻門不知婦人迎送不出門又內言不出於梱古豈有是耶然孟子此一禮與儀禮士昏禮記亦殊不同記云父在阼階上西面戒女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又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是戒者非止母一人與所送亦非止門一處大抵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抑儀禮定於周初而列國行之久頗各隨其俗如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雖孔子

善曾而衛當日仍行自若周氏柄中辨正云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於階矣或說送至壻門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庶母及門內略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注男子至丈夫也○正義曰毛詩邶風燕燕傳云婉順也說文女部云婉順也春秋傳曰太子痤婉是順之義爲婉也以義匡君義不可從則須諫正是以義爲正也不論義之當從當違一概無違是以順爲正非以義爲正者也故趙氏以婉解之別其不能以義匡君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出士冠禮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按儀禮士冠禮作順爾成德此改爲就者以孟子斥順爲妾婦故易順爲就廣雅釋詁云就歸也賈子道術篇云行歸而過謂之順莊子人間世云就不欲入注云就者形順是就亦順也乃所順在成德則能以義匡君是以義爲順者也惟以無違爲順而不以義則妾婦之順也言有古今之不同賴聖賢發明之文王繫易以利爲重其時所謂利以利物言故孔子贊之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盍至孔子時所謂利共以爲利己於是以放利而行爲利故孔子罕言利而以義爲利易以坤爲順孔子贊易屬以順言其時以輔弼正君爲順荀子臣道篇云以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是也至孟子時則徒以從君順指爲順故孟子斥爲妾婦之道孟子之斥順猶孔子之斥利也妾道猶臣道妾之順夫亦當諤諤有以調和而補救之惟妾婦婢媵之流徒以取容爲婉媚耳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注）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爲大丈夫矣（疏）（注廣居至）道也○正義曰趙氏以廣居爲天下則居天下之廣居卽謂人生天地間也天地之間至廣大隨在可以自得必以富貴而婉順求之是天下至廣而所營至狹矣男女其生天地之間在女子則當婉順既身爲男子則在八卦爲乾易家人彖傳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則閫於一家外則周乎天下故居天下之正位也說卦傳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分陰分陽迭用柔剛異乎妾婦之徒以柔順爲道故爲大道也蓋既生於天地間居如此其廣也又身爲男子位如此其正也則所行自宜爲天下之大道而奈何蹣踖而效妾婦爲也下數句即申明行天下之大道以全其居廣居立正位之身也趙氏注精矣○注得志行至夫矣○正義曰論語顏淵篇云政者正也周禮地官黨正注云正之言政也趙氏以行正解得志行正即爲政也天下之居既廣而男子行仁義之道可仕而爲政則以此仁義之道共之於民不可仕則隱居而以此仁義之道獨行於身何處不可居何處不可行道也呂氏春秋侈樂篇云有正有淫矣高誘注云淫亂也又蕩兵篇云而工者不能移高誘注云移易也漢書揚雄傳音義引諸詮云屈古詘字廣雅釋詁云詘屈也挫詘折也是屈即挫也男子行仁義之道故富貴不能亂其心貧賤不能易其行威武不能挫其志自彊不息乃全其爲男子全其爲男子斯得爲大丈夫也

章指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疏）非禮不運○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戴記有禮運篇按莊子山木篇云運物之泄也釋文引司馬注云運動也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注）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疏）注周霄魏人也○正義曰戰國魏策云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鮑彪注云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年矣吳師道正云田文前相魏當襄王時孟子見梁襄王相去不遠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按史田需犀首皆在秦惠王時故霄得問於孟子也魏策又云周肖謂宮他曰子爲肖謂齊王曰肖願爲外臣令齊資我於魏鮑彪注云疑即霄吳師道正云孟子記魏人若以爲此人則非安釐之世矣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疏）注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正義曰音義出載質云張音贄云義贄贄同白虎通瑞贄篇云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儀禮士相見禮云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云贄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贄以將其厚意也士冠禮云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鄉大夫鄉先生注云摯雉也是見君用摯也贄摯質三字通○注三月至不得○正義曰大戴記本命篇云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盷然後能

有見注云三月萬物一成易繫辭傳云變通莫大乎四時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云三人而爲一選儀於三月而爲一時也天有四時時三月如天之時固有四變也白虎通四時篇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春夏物變盛秋冬氣變盛此三月爲一時而物變之說也變即化也歷一時而物變化君子亦當趣時爲變化春秋繁露四時之制篇云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爲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禮記檀弓上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皇皇如有望而弗至注云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檀弓下云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問喪篇云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如有求而弗得也楚辭離世篇云征夫皇皇其孰依兮注云皇皇惶遽貌廣雅釋訓云惶惶劇也惶惶即皇皇也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注公明儀賢者也而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注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注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稷盛稻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惟辭也言惟絀祿之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不亦可弔乎疏

禮曰至衣服○正義曰禮記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注云齊或爲粢孟子所引之禮蓋如是也桓公十四年穀梁傳云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又成十七年穀梁傳云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與孟子所言略同然則犧牲不成以下亦孟子述禮之文也禮記曲禮云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王制云大夫士宗廟之祭有

田則祭無田則薦○注諸侯至祭服○正義曰國語周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畒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又云及期王祼鬯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畒注云藉借也借民力以爲之天子藉田千畒諸侯百畒葢田名藉田以借助於民故名天子先親耕而後民終之是躬耕勸率於民也天子雖躬耕不過三推而已其終收穫得共粢盛實由民之助力故云收其藉助也是耕爲躬耕助爲民助若禮記樂記云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此耕藉專謂躬耕藉田與孟子云耕助不同助雖與藉義同然藉指田名助爲民助也粢稷爾雅釋草文桓公十四年公羊傳注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說文皿部云齍黍稷器所以祀者盛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也地官舂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注云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爲簠簋實春官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注云齍讀爲粢六粢謂六穀黍稷稻粱麥苽然則以器內之實言之謂之齍卽粢也稷爲穀長以統衆穀而名也以諸穀在器言之謂之盛黍稷稻粱等皆在器皆爲盛也解者以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爲互釋趙氏以黍稷曰粢則是稻粱曰盛故云盛稻也其實黍稷在器亦名盛稻粱爲簠簋實亦統名粢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周禮一書或兼言齍盛若舂人肆師小祝是也單言齍若大宗伯小宗伯大祝是也單言盛若饎人稟人是也小宗伯逆齍注云受饎人之盛以入然則齍盛可互稱也甸師注云粢稷也穀者稷爲長是以名齍粢古今字也毛詩甫田作齊亦作齍用古文禮記作粢盛用今文左傳作粢盛則用今字之始左傳曰絜粢豐盛毛傳云器實曰齍在器曰盛鄭注周禮齍或專訓稷或訓黍稷稻粱盛則皆訓在器是則粢之與盛別者齍謂穀也盛謂在器也許則云器曰齍實之則曰盛似與毛鄭異葢許主說字其字從皿故謂其器可盛黍稷曰齍要之齍可盛黍稷而因謂其所盛黍稷曰齍凡文字故訓引伸每多如此說經與說字不相妨也禮記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此夫人蠶之事也又云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注云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此夫人繅之事也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帥卽率也是衣服卽祭服也○注不成至辭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豚曰腯肥注云腯亦肥也腯充貌也桓公六年左傳云吾牲牷肥腯又云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犧牲而云不成禮記中庸云誠者自成也誠之義爲實則成之義亦爲實故以不實解

不成呂氏春秋明理篇云五穀萎敗不成又貴信篇云則五種不成高誘注並云成熟也此不成亦即不實但五穀之不實謂其不熟犧牲之不實謂其不肥腯故又申之以肥腯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成盛也肥腯爲充盛也詩齊風儀既成兮箋云成猶備也不成亦爲不備腯也文選羽獵賦云帝將惟田於靈之囿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惟辭也○注牲必特殺故曰殺○正義曰儀禮特牲饋食禮爲諸侯大夫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爲諸侯卿大夫祭祖禰之禮以少牢特牲名篇少牢禮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注云刲擊皆謂殺之特牲禮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則殺注云側殺殺一牲也此皆特殺之事也○注皿所以覆器者也○正義曰說文皿飯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意讀若猛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謂汲古閣本飯作飲誤孟子牲殺器皿趙注皿所以覆器者此謂皿爲幎之假借似非孟意廷琥按皿本無覆器之訓皿讀若猛古音冥孟同爲一部孟津亦曰盟津揚子太元經冥者明之藏也皿幎假借說是也段又謂趙氏覆器之訓似非孟意豈以器之有幎無關禮制乎說文幎幔也周禮有幎人幎即冪亦作冪冪亦與鼏通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扃鼏鼏若束若編少牢饋食禮皆設扃冪冪即鼏此覆鼎之冪也以其覆鼎故字作鼏鼏鼏以茅爲之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

羊鼎士有豕鼎魚鼎庶人魚炙之薦無鼎則亦無鼏此不待言周禮天官冪人注云以巾覆物曰冪小爾雅廣服云大巾謂之冪冪即巾也以其冪物故亦謂之冪用布或用葛大射儀膳尊兩甒冪用錫若絺鄉飲酒禮尊綌冪鄉射禮尊綌冪燕禮公尊瓦大兩冪用綌若錫少牢尊兩甒於房戶之間同棜皆有冪所以覆尊者也特牲禮覆兩壺卒奠冪所以覆壺者也特牲禮籩巾以綌纁裏所以覆籩者也士昏禮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所以覆豆者也公食大夫禮簠有蓋冪有司徹簠有蓋冪所以覆簠者也尊壺籩豆簠簋皆有冪故趙氏以覆器二字統之而上下等殺由此分焉天子祀天地則以疏布巾冪八尊祭宗廟則以畫布巾冪八彝冪人凡王巾皆黼則諸侯大夫士之巾不黼矣賈公彥鄉射禮疏凡用醴不見用冪質故也醮用酒亦無冪者從禮于質也或以尊厭卑亦無冪燕禮君尊有冪方圜壺則無冪昏禮尊于室故有冪尊于房戶外爲媵御賤故無冪陳用之云人君尊也故燕與大射之冪用葛若錫冬夏異也人臣卑也故鄉飲士昏喪祭之冪用葛而已冬夏同也是冪之有無分乎文質即分乎尊卑貴賤庶人分卑魚炙之薦質而無文則其無冪也宜矣燕禮公尊瓦大兩有冪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注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方圓壺無冪亦足爲庶人不用冪之一證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

（之巾以絲爲大夫累之士壹之庶人麤之大夫降於諸侯卽不用巾孔疏謂此削瓜當在公庭則不用巾者亦以尊厭卑又巾冪等級之可考見者也士之祭禮用冪禮有明文孟子惟士無田云云蒙上禮字若皿是飯食之器則本文器字已可該括故趙氏以幎字假借解之曰牲殺殺卽所以用牲也曰器皿皿卽所以覆器也殺字與牲字一貫皿字與器字一貫趙氏之訓未必非孟意也○注不祭則不宴猶喪人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下云喪亦不可久也又云喪人無寶注云喪謂亡失位昭公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注云自謂亡人）出疆必載質何也〔注〕周霄問出疆何爲復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注〕孟子言仕之爲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注〕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爲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爲不急仕也〔疏〕（注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正義曰推趙氏注似趙氏所據之本作晉人亦仕國也我晉人也解晉人二字亦仕解亦仕國也四字謂我亦爲晉人亦仕於晉國也乃相傳諸本俱作晉國亦仕國也則趙氏注我晉人也爲無所附矣近解謂晉國亦君子遊宦之國）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注〕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疏〕（媒妁之言○正義曰音義出媒妁云音酌丁云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周禮地官媒氏注云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今齊人名麴楚曰媒說文女部云媒謀也謀合二姓妁酌也斟酌二姓人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斟者酌也酌者盛酒行觴也斟酌二姓者如挹彼注茲欲其調適也）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注〕言古之人雖欲仕而不由其正道是與鑽穴隙者何異〔疏〕（注是與鑽穴隙者何異○正義曰趙氏與字屬下讀何異解類字疑趙氏所據本作與鑽穴隙類也閩監毛三本作亦與鑽穴隙者無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與音歟絕句此以與字屬上句讀王氏引之經傳釋辭云與語助也無意義）

章指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爲也〔疏〕（苟容干祿○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偷合苟容以持祿養身者是謂國賊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注〕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怪孟子徒眾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爲甚奢乎〔疏〕（後車數十乘○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三續云詩綿蠻講義云古人惟尊貴有後車微賤則無之孟子後車卽弟子所乘者不然從者徒步矣○傳食於諸侯○正義曰音義出傳食云丁直戀切言轉食也按爾雅釋言云馹遽傳也成公五年左傳云晉侯以傳召伯宗注云傳驛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傳傳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轉相傳無常主也然則傳食謂舍止諸侯之客館而受其飲食也○注泰甚也○正義曰詩小雅巧言昊天泰憮箋云泰言甚也荀子王霸篇云縣樂奢泰游抏之修注云泰與汰同奢泰連文是泰亦奢也）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注〕簞笥也非以其道一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天下爲泰乎〔疏〕（注簞笥也○正義曰禮記曲禮云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注云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儀禮士冠禮云櫛實于簞注云簞笥也蓋雖有方圓之別亦得通稱之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注〕彭更曰不以舜爲泰也謂士無功事而虛食人者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注〕孟子言凡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奉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交易則得食於子之所有矣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者羨餘也〔疏〕（注周禮至其四○正義曰見考工記○注羨餘也○正義曰毛詩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羨傳云羨餘也趙氏以餘釋羨明孟子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爾餘卽上以羨之羨女以所羨之布易農所羨之粟爾相補則皆無不足惟不相補則各有所餘斯各有所不足矣）於此有人焉入

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注〕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順也悌順也守先王之道上德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子之祿子何尊彼而賤此也〔疏〕（注悌順也○正義曰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弟悌也心順行篤也是悌爲順也由長而幼不失次第之序則順若以幼陵長則失其序而非順矣○注守先至俗者○正義曰上尚也尚德之士解守先王之道可以化俗解以待後之學者待無化義儀禮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注云古文待爲偫周禮服不氏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春云待當爲持書亦或爲持蓋趙氏讀待爲持謂扶持後之學者使不廢古先之教惟守先道以扶持後學所以有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注〕彭更以爲彼志於食此亦但志食也〔疏〕（注此亦但志食也○正義曰也字當作邪字荀子正名篇云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二也字皆與歟邪同）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注〕孟子言祿以食功子何食乎曰食志〔注〕彭更以爲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注〕孟子言人但破碎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然而其意反欲求食則子食乎〔疏〕（注孟子至爲也○正義曰廣雅釋詁云破碎壞也小爾雅廣言云毀壞也孝經釋文引蒼頡篇云毀破也說文石部云破碎石也是毀瓦即破碎瓦也音義云墁張武安切云與謾同阮氏元校勘記云謾必誤字謾者欺也於此文理不順依注云墁滅則當云與槾同集韻鏝槾墁三字同也墁乃槾之俗翟氏灝攷異云趙氏以毀瓦畫墁四字爲一義則畫墁是畫脂鏤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墁集蓋取此按爾雅釋宮云鏝謂之杇說文木部云杇所以涂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槾杇也金部云鏝鐵杇也或從木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杇曰欲爲智伯報仇杇謂塗廁之杇今本皆作扞謬甚刃其杇謂皆用木而獨刃之然則墁杇皆器名論語八佾篇云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王肅注云圬槾也襄公三十一年左傳云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注

云圬人塗墍者墐塗也圬槾皆器用以塗牆則塗謂之圬卽謂之槾因而塗牆之人卽謂之圬人墐卽墁一聲相轉推趙氏之義葢破碎瓦爲一事卽謂將全瓦破碎之非以破碎瓦畫地也畫地則復墁滅之別爲一事說文云畫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又刀部云則等畫物也謂物有差等畫以爲界趙氏謂田地已有界畫而復將所界畫之迹用泥涂而滅去之瓦破碎則無能造屋所畫界圬滅則等差無所驗是皆以有用爲無用也若劃爲古文畫說文刀部云刉劃傷也剺剝也劃也劃錐刀曰劃依此則謂新圬墁之牆而用錐刀剺劃之義亦通

曰否〔注〕彭更曰不食也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注〕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

章指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疏〕（移風易俗○正義曰語見孝經廣要道章又禮記樂記云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注〕問宋當如齊楚何也〔疏〕（今將至伐之○正義曰史記宋世家云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

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三分其地按史記稱宋王爲桀紂與萬章行王政之言迴別或出於齊楚惡之之口史非其實歟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考云孟子去齊居休旋歸於鄒年六十餘矣聞宋王偃將行仁政往游焉會齊楚惡而伐之萬章以國小爲慮孟子以湯武之事告之葢以弔伐望宋王也觀孟子與萬章問答意其初政尚有可觀者戰國策所謂射天笞地世家所書淫於酒婦人諸侯皆謂桀宋者乃其晚節不終時孟子去宋已久矣齊楚之伐國策云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荆荆王許救而卒不至齊因拔宋五城是也策繫於剔成之世鮑彪注因言孟子所稱審皆剔成矣吳師道已譏其傅會又史（蘇秦傳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勸之伐齊亦正在殺子噲後）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疏〕（湯居亳與葛爲鄰○正義曰漢書地里志陳留郡甯陵孟康曰故葛

伯國今葛鄉是山陽郡薄臣瓚曰湯所都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師古曰瓚說非也皇甫謐所云湯都在穀熟事並不經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皇甫謐以偃師爲西亳而别以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案續志梁國屬縣有蒙有穀熟劉昭注卽引謐帝王世紀蒙北亳穀熟南亳之文梁國屬縣又有薄司馬彪自注湯所都此蓋彪本之臣瓚者劉昭又引杜預左傳注注之云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於是張守節史記正義云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謐又以孟子湯居亳與葛鄰葛在寧陵去偃師八百里太遠故知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西亳偃師與葛鄰乃是居南亳時事見帝告釐沃序疏盤庚言商先王五遷鄭馬王皆以湯始居商邱後遷於亳當五遷之二水經注汳水東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四十里穀熟故城在今商邱縣東南四十里湯本居此後乃遷偃師卽其後微子封此亦以湯之舊邑而封之謐說似非無稽但馬鄭惟言湯曾居商邱商邱本不名亳覩漢志但於偃師言湯都而梁國蒙縣山陽郡薄縣不言是亳可見謐因經言三亳遂造北亳南亳配偃師而名三其實蒙穀熟古但名商邱不名亳也杜預臣瓚司馬彪皆晉人劉昭梁人妄相附和豈如班固鄭康成之可信乎其辨一也旣名三亳宜遠近相等商邱偃師相去七八百里蒙穀熟相去只數十里分之無可分也卽如其說只有東西二亳耳奈何於數十里中強分爲二欲以充數乎其辨二也商邱平衍與成皐等地大不類何山險之有而云阪乎其辨三也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泲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葢諸郡國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於此文下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於薄則此爲湯嘗游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泲陰山陽之閒而其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葢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晉又改薄爲亳且改屬泲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泲陰亳縣者卽其所謂在山陽薄縣者也亦卽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也而亦卽皇甫謐所分屬於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薄也非亳也立政三亳鄭解爲遷亳之民而分爲三亳本一耳焉得有三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不足辨矣○注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正義曰僖公十七年左傳云葛嬴生昭公葛嬴爲如夫人之一以衛姬鄭姬華子等例之則葛爲國嬴爲姓矣說文女部云

（嬴帝少皞之姓也春秋時秦徐江黃郯莒皆嬴姓葛嬴猶徐嬴齊桓時葛尚存歟○注放縱無道○正義曰楚辭離騷云夏康娛以自縱注云縱放也）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注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書尚書逸篇也仇怨也言湯所以伐殺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疏（注童子至無狀○正義曰禮記曲禮云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雜記稱陽童某甫注云童未成人之稱也少儀童子曰聽事注云童子未成人詩芄蘭正義以十九歲以下皆是漢書東方朔傳竇太主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曰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按趙氏用無狀爲葛伯罪當謂其醜惡無善狀也○注尚書至餉也○正義曰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間以釋書至其下引一征則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徯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桓公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是仇爲怨也葛伯不當怨餉者云仇餉是謂其殺童子使餉者仇怨之不云餉者仇葛伯而云葛伯仇餉古人屬文每如是也下云爲匹夫匹婦復仇則仇在匹夫怨葛伯也葛仇殺餉是葛伯以仇怨授餉者故云仇餉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仇餉謂葛伯殺餉者是仇此餉者矣）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注四海之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報仇也疏（注爲一夫報仇也○正義曰周禮天官宰夫諸侯之復注云復報也是復讎即報仇史記晉世家云仇者讎也書作仇孟子以讎釋之趙氏以仇釋讎明孟子言讎即書仇餉之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注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

字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君來我則無罰矣歸市不止不以有軍來征故市者止不行也不使芸者變休也〔疏〕（注載始至國也○正義曰載與哉通爾雅釋詁云哉始也故毛詩周頌載見辟王傳云載始也梁惠王篇云湯一征自葛始與此文略同一卽始也始卽載也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孫炎注云載取萬物終而復始終而復始義爲再故一說以載作再載屬下讀則湯始征自葛爲句晚出古文尚書仲虺之誥作初征自葛蓋本此一說也隋書湯帝代高麗詔云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此又多於二十二古書殘缺未知所本矣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云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始易始爲載耳○注不使芸者變休也○正義曰爾雅釋詁云休息也謂芸者本勤動變而止息）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元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注〕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往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匪厥元黃謂諸侯執元三纁二之帛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其君子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言武王之師救殷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疏〕（注從有攸至賊也○正義曰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不類孟子之文而大類尚書雖不稱書曰自是尚書文也據孟子本文承大邑周之下云其君子實元黃于匪至取其殘而已矣趙氏章指於而已矣下乃云從有攸以下道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文也是則統其君子以下云云皆爲逸書文矣詳繹其文則其君子以下乃孟子申說書意非尚書文攸所也爾雅釋言文大戴記夏小正綏多士女傳云綏安也綏厥士女卽安天下士女也爾雅釋詁云惟思也詩惟天之命序釋文引韓詩云惟念也云小人各有所執往解有攸二字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不惟惟也猶不顯顯也不承承也故以無不解不字詩商頌有截其所箋云所處也孟子云無處而餽之此有攸卽有所有所卽有處因下言其小人簞食壺漿小人卽士女故通下而言有所執往也謂

其執往非無虞也其有所虞也卽惟念執臣子之節也有攸不惟臣乃小人故申言東征綏厥士女謂士女所以有所惟臣者以武王東征來安之也趙氏倒解之耳音義出匪厥云丁云義當作篚篚以盛贄幣此作匪古字借用阮氏元校勘記云說文匸部匪似竹篋引周書實元黃于匪非借用乃正字也竹部篚訓車笭也儀禮聘禮云釋幣制元纁束注云凡物十曰束元纁之率元居三纁居二賈氏疏云言率皆如是元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載也禹貢荆州厥篚元纁說文糸部云絳大赤也纁淺絳也蓋赤和以黃則淺赤合黃爲纁赤合黑爲元故元黃卽元纁也史記魯仲連列傳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集解引郭璞云紹介相佑助者趙氏以願見釋紹字本此凡請見必由介紹也周禮秋官司儀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注云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是時諸侯匪厥元黃來請見謂相者曰其介紹我周王傳我願見之意使我得見休而臣附於大邑周也曰我周王覩之也曰大邑周尊之也二句乃述諸侯請見之辭也以望釋見以善釋休以就釋附惟臣卽不惟臣亦念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于之疆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疏〕注太誓至古太誓○正義曰尚書序正義引鄭氏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此趙氏云古尚書百二十篇所本也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讀說之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楚元王傳注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惠氏棟古文尚書攷云二十八篇者伏生也二十九篇者夏侯也依伏生數增太誓一篇蓋伏生所藏百篇僅存二十八篇已無太誓其時列於學官二十九篇之太誓乃民間於壁中得之故云後得以充學也此文明云太誓當時後得之太誓無此文故趙氏以爲是古太誓也後得之泰誓今亦不

存惟史記周本紀載之近儒王氏鳴盛江氏聲孫氏星衍皆掇拾成篇然坊記引大誓曰云云鄭氏注云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鄭云今太誓無此章則亦以爲古太誓矣馬融書叙云泰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春秋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趙氏云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固馬氏說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經典釋文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按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有得泰誓於壁內者陸謂本始中非也然其云太誓一篇者得之葢漢世僅見三篇之一故語孟左傳所引太誓皆適在其所未見兩篇中意時博士有附會書序強分爲三者乃適致馬融之疑耳時維鷹揚毛詩大雅大明第八章文傳云如鷹之飛揚也易師九二傳云承天寵也釋文引鄭注云寵光耀也是光卽寵也不行王政云

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注〕萬章憂宋迫於齊楚不得行政故孟子爲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焉

章指言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疏〕脩德無小暴慢無強○正義曰韓非子內儲說衛嗣君曰治無小而亂無大亦此意○民思湯武○正義曰淮南子道應訓云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是其義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注〕不勝宋臣〔疏〕注不勝宋臣○正義曰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注云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按戴驩爲宋太宰見韓非子內儲說上楊倞以或曰別之則不勝非驩矣趙氏佑溫故錄云戴不勝卽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唯宋始終以公族爲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分齊篡而宋猶綫脈相延不失舊物本枝之道得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潛邱謂孟子去齊適宋當周慎靚王之三年正康王改元之歲宋始稱王是也孟子不見諸侯故問答止於梁齊小國則滕而已雖曾游宋而於康王無問答則不足以定其見與否也然所以游宋

（亦有故葢康王初年亦嘗講行仁義之政其臣如盈之如不勝議行什一議去關市之征進居州以輔王斯孟子所以往而受七十鎰之饋也謂孟子在辟公時游宋葢是鮑彪其考古最疏略）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注〕孟子假喻有楚大夫在此欲變其子使學齊言當使齊人傅之邪使楚人自傅相之邪曰使齊人傅之〔注〕不勝曰使齊人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注〕言使一齊人傅相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讙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疏〕（注咻之者讙也○正義曰音義出讙也云丁云按玉篇音囂召呼也今釋注意音歡爲使葢字讙譁同阮氏元校勘記云韓本作驩是孔本盧本作嚾非讙讙即今之諠譁字也玉篇音囂囂召呼也此語甚誤讙不得有囂音攷玉篇㗊部囂荒貫切呼也與喚同然則丁云按玉篇作囂轉寫譌作音囂○注莊嶽齊街里名也○正義曰顧氏炎武日知錄云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注云六軌之道反陳于嶽注云嶽里名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敗注注並同閻氏若璩釋地引納獨齋隨筆與顧同按宋費袞梁谿漫志解孟子莊嶽即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又云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字合從嶽音葢謂嶽市乃齊闤闠之地姦人所容故當勿擾之耳）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注〕孟子曰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注〕如使在王左右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疏〕（獨如宋王何○正義

（曰獨猶一也僅一居州獨能如宋王何乎此趙氏義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獨猶將也宣四年左傳曰棄君之命獨誰愛之楚語曰其獨何力以待之孟子滕文公篇曰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章指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眾也〔疏〕（白沙至眾也○正義曰大戴禮記曾子制言上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注云古說云扶化之者眾荀子勸學篇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褚先生補史記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與之俱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說文水部云涅謂黑土在水中者也黑土在水中卽汙泥耳故廣雅釋詁三云涅泥也故趙氏以涅代泥文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詩云在涅則渝注旣引曾子曰沙在泥與之俱黑又引趙岐孟子章句云白沙入泥不染自黑此泥字乃涅之譌詩作涅注並引曾子趙岐明涅是泥若均作泥何以釋詩之涅矣說苑作白沙入泥李善益以是誤也音義出涅字云奴結切是趙氏作涅不作泥也說苑又作蓬生枲中枲亦麻也扶卽輔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二十八終

嘉應張嘉洪舊校
南海陳韶　漢軍樊封新校